

文 學 叢 刊

兒 童 節

洪 羅

生 活 出 版 社

兒 童 節

洪 羅

有版權

定價一元六角

兒童節

羅 洪 作

發行

吳 文 林

發行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海 龍 華 路 一 弄 八 號

印刷

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

巴 文 學 叢 刊

第 五 十 六 冊

夢之谷	蕭	乾長篇	遠天的冰雲	靳以	短篇
砂丁	巴	金中篇	草原上	劉白羽	短篇
憎恨	端木蕻良	短篇	兒童節	羅洪	短篇
苦難	沙	汀短篇	十月十五日	蕭軍	散文
牛車上	蕭	紅短篇	竹刀	陸蠡	散文
生人妻	羅	淑短篇	刻意集	何其芳	雜集
野鳥集	蘆	焚短篇	原野	曹禺	劇本
鹽的故事	寒先艾	短篇	無題草	曹葆華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再版

目 錄

遲暮	一
媽媽	二七
兒童節	四五
祈禱	六九
貓	八九
紅蟲	一〇七

遲暮

老太太端着手裏這捲鈔票，好容易鬆一口氣；耽了好幾天的心，才算放下了。幹這種事情，總得在心境平靜的時候才順利。這一回，她想趕快一點，早一天動手，差點兒鬧成大事。前天，那病人不是很危險嗎？下身差不多浸在血泊裏，血卻還流個不住。老太太真的着急了一夜，她一生做着這門生意，賺過無數的錢，難道要在孫子們已經不許她再幹的現在，闖下大禍嗎？她用盡所有的本領，病人的危險樣子才減少一點，今天，病人居然能夠搬走了。要是再遲一天，豈不就糟糕？明天便是第二個孫子結婚的日子，一定會洩漏的了。

可是，天下事總得冒險的，否則，平白地這捲鈔票那裏會來呢？她活到如今七十多歲，有五十多年幹這門生意，這麼一捲捲的鈔票，也數不清賺過多少，卻沒有出過

一回盆子賺了錢，也就賺得了地位，親戚們都豔羨她，她也被許多人太太地叫着。這城市裏，人們一說起接生的老手，和「幹私貨」最可靠的地方，便會記起她的。

她把那捲鈔票放在櫃箱裏，上了鎖，便大聲喊女僕進來，吩咐着把病人床上的被褥拿去洗，有鄉下親戚來吃喜酒的，這床鋪便讓給他們睡覺。可是她又向這女僕張媽說，王家太太那裏借的一套坐墊，隔壁陳先生家借的藤椅子，還有向什麼人家借的大燭臺和繡花桌圍，都應該快點去拿，這一大串話，把張媽聽呆了，她記不清楚這許多。但老太太狠狠地瞧她一眼，張媽才背轉身子走去。老太太平常要女僕做事，都是這個樣子，不管能不能記得這許多，她祇顧一大串一大串的說着。好在要是女僕記不清楚，也不必擔心，隔不上幾分鐘，她又會照樣說着的。女僕走後，她又依戀地在櫃箱前面站了一會，便走到穿堂那邊，看見媳婦正拿着抹布揩窗子。她就吩咐媳婦到街上去買東西，又要她今天把點心完全做好，明天有明天的事情做，而且點心到明天就要給客人吃了。媳婦張着幾夜來睡不夠的眼，向老太太看了看，沒有回答。

她。

老太太在穿堂裏轉了一個圈子，想到先該除掉堂屋裏兩個匾額。去年娶長孫媳婦時，早幾天把接生的招牌拿掉，卻忘了這兩個匾額。後來孫媳問起牠們的來歷，才撒了個謊，說她的公公是醫生，才有人送來的。老太太自以爲很機警，但她認不得字，那「妙手回春」果然把孫媳騙過了，可是「胎安白鹿」這四個字，雖說祇初中畢業的孫媳，可也哄不住。這件事使大孫子生了很大的氣。他千叮萬囑地向家裏說過的，等他結婚那時起，無論有多大利益的生意，不准再做了；招牌那些東西，也得一起藏起來，結果仍舊鬧了這樣的笑話。幾天來他疏忽了這件瑣事，要是早一點發覺，也就沒有事了。妻祇知道他是鐵道部裏一名職員，家裏也富有，不道才結婚三天，就有這不幸的發現；他祇得硬着頭皮，把事實說出來。老太太很記得孫子爲這件事生的氣，所以這一次非把牠除掉不可了。於是老太太又大聲喚着女僕。張媽急匆匆地趕進來，一邊還在胸圍上揩着手。她便指揮着把匾額一一地除下，自己拿着鷄毛帚

拂拭掉灰塵。

「現在用不着你再站在這兒，快去洗被褥，停會兒還有許多事做，你又忘了嗎？」

老太太把站着的張媽趕走了，又向兩塊倚着門角的匾額端相一會，覺得自己也不該站在這裏，便回到房裏去。一隻褐色的梳妝臺靠在大木床橫頭，她抽了幾個抽屜，看見去年娶長孫媳時戴過的紅絹花，便把牠放在臺上，好使明天不忘記插。老太太從丈夫死後，已經四十多年不戴紅了，如今年紀已老，又是孫子的大喜，照例又有戴紅的權利。老太太知道自己上了年紀，不比從前靈敏，無論什麼事，她總要比人家着急，預先安排好；所以又想起那件新做的緞子夾襖，也從櫥裏拿出來，輕輕地放在床頭，明天穿起來也便當些。她還想拿條裙子的時候，媳婦卻喊着她，說是志勤哥哥來了。

志勤哥哥是老太太的外甥，在南貨店裏當了十多年帳房，她最喜歡他的勤懇

和誠實。

「勤相，這一次又得勞你幫忙了，」老太太笑着說。

「那有什麼要緊，親戚們有事情，總應該幫忙的。門綢也借來了，就紮起來吧？」
這中年的外甥，頭髮已經有一半花白，好像就辛苦了半世似的。

「就動手紮也好。」老太太高興地做了助手，門綢便紮起來了。大紅的，蘋果綠的，淡紅的，一重重地紮着。

「勤相，你看這兩個球，結得沒有正門上的好，東面一個太高，西面一個又太小了。」她指揮着。

那中年的外甥，花白的頭髮根邊，淌着大汗，可是老太太沒有顧惜到這些，她好像一個藝術家鑒賞他人的作品那樣，苛刻地批評着。

一重重門上紮了綢，看去就像有喜事的人家，空間蕩漾着喜氣。老太太嘴角上的微笑也更明顯。剛造過四年的新屋子，抹上兩次桐油的木色，配着這紅綠的綢，真

是再鮮豔沒有的了。所以她不覺得自己曲着背的困苦。前後走了幾次，那些門綢看去很整齊了，才放下心，要外甥跟她到房裏去。

『前堂屋裏，我想把喜幛先掛起來，中客堂等他們結了婚，把這次送的帶回來了再掛，好不好？』

可是外甥不懂她的話，祇是向她望着。

『那麼現在這些是那裏送來的呢？』最後，外甥才遲疑地這麼問。

『去年你大外甥結婚，他的朋友們不是送來念多個喜幛嗎？裏面有兩個是什麼長的，還有一副對子是什麼委員送的。』

中年外甥一聽到這些什麼委員什麼長也就心折了，連連地點着頭。他記得去年真是見過的，他還沒想起那三個人的名字，老太太已經從箱子裏把一幅大紅的喜幛拿出來，放在他手裏，又伸手去拿了一副對子。

『這一副就是那個委員送的。』老太太得意地蓋上那隻朱漆的木板箱子，走

到前堂屋裏。

她鄭重地告訴外甥，放在匣子裏的兩個便是什麼長送的喜幛，教他掛在正中。那對子就掛在牠們兩邊。

喜幛都掛了起來，把前堂屋裏塗滿了紅光，一個個金色的字，却躲在紅綢子上發笑，在老太太看來，雖然她認不得字，但正中的兩個，覺得最輝煌了。

「姨媽，那上款是祖望，不是祖光呢。」

「那不要緊，祖望和祖光好在說起來也差不多，他們是弟兄。而且給人家看起來，多一點總比少的好。」

中年的外甥又點着花白的頭。

這樣忙到傍晚，一切瑣事大概都安排妥貼。中堂屋裏，香案也擺齊了。李太太那裏的繡花和合桌圍，聽說不大肯出借的，今天居然也借到；那發亮的大燭臺，配着這繡花桌圍，看來很有點兒富麗。老太太滿心歡喜地，向穿堂那邊走去，外甥正埋着頭，

在喜簿上抄着人家送的禮。從廚房那邊，傳來煮熟雞子的香氣。張媽和臨時叫來的男幫手，在天井裏揩着桌椅。這一切，都顯示着喜事就在眼前了。

快要吃晚飯時候，有兩個鄉下親戚來，她們說爲了吃這次喜酒，已經盼望了好久。

那年老的客人，從中山綢的夾襖裏，拿出一隻紅色封袋，放在老太太面前，還有帶來的四包禮物，說是都爲這次的喜事送來的。這禮物，老太太一看便知道比先前的來往闊氣多了。

『太化費了你們。你們是難得到這裏的，上一回喜事也沒有請得到。』

『嫂嫂說那裏的話，我們祇要事情不忙，你不請我們也要來的。上一回大官官做親，正在秋收時候，實在忙不過來呢。』這鄉下老婦人笑得很文雅似的，祇露着兩排金黃的牙齒。

『你們新奶奶現在有幾個小寶？』老太太向表妹看了看，又看看那穿紫色短

襖的外甥媳婦。

「仍舊是兩個，嫂嫂，時事這麼艱難，多生了孩子也不好照顧呢。像你們妹妹生得這兩個官官，如今飛黃騰達，真是你嫂嫂的福氣！你那時常常怪着不生個兒子，你看招個女婿，生這麼兩個好官官，不一樣是孫子嗎？要是妹妹和福泉相都活着，看見兒子們這麼發達，真要快活得嘴也合不上來呢。」

老太太雖覺得這幾句話說到她心坎裏，可是仍然謙虛地搖搖頭，淡淡地笑了一笑。她心裏也不免湧上一些今昔之感。從前這表妹嫁到鄉下去，沒有人不說是命運好，夫家有許多田產。老太太那時候剛學會這門生意，家况還很不好，可是祇幾年時光，就變得這麼不同了。

「堂屋裏已經掛得那麼好看，這是人家送的嗎？」那前堂屋裏的紅光，也在兩扇開着的門裏送了過來。

「是呀，先送來的先掛着，他們結了婚回來，還有許多喜幛要帶回來呢。」老太

太說着就領她們到那邊去。

「這些東西又好看又實惠，到底是城裏人闊氣。」

「這中間兩個是什麼長送的，現在的一個長，就好比從前的大官一樣呢！這兩邊的一副對子，是一個委員送的，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兩個客人一眼不霎地向這兩個喜幛看着。

「嫂嫂，真是風光極了！官官們認識這些闊人，將來不知有怎樣的造化。」姑娘兩個又專心一意地看了一會，那些金字在她們眼前閃着光。她們耳朵上的金環子也似乎失色了。

「嫂嫂又會賺錢，又是能幹，一家人家都在你手裏撐起來的。一個女人手裏，要造這樣一所房子，可不容易呢！」

「我是白手成家，也算替祖宗爭一口氣。想想也是自己生的苦命。勞碌了一世，祇落得小輩的討厭！」

「那裏會呢？聽說官官們都很孝順你的。」

「妹妹，一家不知一家事，親戚們那裏知道底細！」

這句話，才把客人提醒了。客人很解事似的說：

「後來那位新奶奶的兩個官官，多年不見，一定也長成得很好吧？」

新奶奶便是老太太的媳婦，她的女兒死後，兩個孫子沒人管領，而且她又忙着幹這門生意，便替女婿娶了一個，算做媳婦。人家都說她眼光好，揀一個媳婦也那麼得法，那媳婦做人又圓活，又勤儉。不上三年，這生意的門徑也學會了，除了做着家務，還做婆婆的助手。然而人家一談起，她就搖搖頭，感慨地說：「媳婦是外面討來的，總不及親生的靠得住。」老太太最厭惡的便是那兩個小的孩子。她可以化上兩三個鐘頭講給人家聽，把一切瑣事也記明白日子，毫不遺漏地說着。

「自然啦，長成了那裏會想到我培植他們的苦呢？大的一個，現在也有了事做，小的還在讀書，妹妹你不知道……」老太太還想說下去，張媽正巧來請他們吃晚

飯了。

太陽剛升起來，那強烈的光總好像要把人吞下去似的。老太太一起身，看見玻璃窗上的金黃的陽光，心裏又塗上一層歡喜。半夜醒來，聽這窗外滴着雨點，真是天保佑，今天又那樣晴朗了。又想到昨天這日子上，第二個孫子也成了親。送來那麼許多妝奩的小姐，料想一定很賢慧的。她覺得一生的大事，到這裏算是完全料理好了。祇可惜女兒死的太早。

這麼想着的她，走到外邊叫張媽打水，看見媳婦正預備着待客人的茶點。老太太直覺地以爲媳婦的臉色太難看，便嘆了一口氣。但她洗着臉，對着鏡子的時候，臉上又堆滿笑容了。她特地到房裏拿出一面小小的鴨蛋鏡，用抹布拭得十分乾淨，然後用小指在小小的瓶子裏挑起一點雪花膏，敷在臉上，接着又把那朵絹花插在髮髻旁邊，她覺得自己臉上的皺紋減少了一點，年紀也彷彿減輕幾歲了。

她想到昨天在上海結婚時的熱鬧，一定有許多尊貴的朋友到來，要是她不想節省一點，昨天早就去了。聽說上海用的酒筵是十六元一席的廣東菜，她一生從沒有嘗過廣東菜的味道。今天熱鬧在家裏了，在許多客人面前，她怎樣地覺得光榮啊！下午新夫婦回來的時候，大孫子他們夫婦倆陪着一起回來。眼看着這兩對夫婦，心裏真不知怎樣的快活呢。老太太一起身就盼望時光快些過去，她可以看看這第二個孫媳。第一個她已經失望了，一點也不能幹，那時候看看妝奩也不差，可是跟這一個比較，就差多了。

從上午起，客人便陸續地到來，親戚們，以前的隣居們，都帶着豔羨的臉，向她道喜。老太太高興地領着客人們到新房裏去，卻一點都不嫌厭！

『老太太福氣，孫子好，討的孫媳婦又好。』

這一套的話，使老太太的臉上的笑容沒有收斂的時候，她會更高興地說：

『這些東西都很漂亮，我是年紀大了，這種新奇的東西，連什麼名目也叫不上

來。』她得意地，同時又壓小了嗓子：『比大的那個要好得多了。』

聽的人還沒忘記她去年贊過的話，可是都點了點頭。

『鏡臺上那些粉缸，花瓶，還有那些叫不清楚是什麼的，都是銀的質料，那些小的動用東西，全都是白銅的，配着這全是玻璃的器具，真亮得耀眼。』老太太拖着很長的笑聲，像小鴨子在叫。

下午四點鐘，新婦果然到了。客人們把自己的中山葛中山綢的衣服整理一下，仔細地看着。這新婦，真是她們所想像不到的，穿着肩膀那邊插上翅翼般的大衣，腰圍緊得像蜜蜂那樣，大衣底下，露出幾分綢袍的下緣。也不見她穿的是什麼鞋子，走動時，祇隱約看見一根又亮又細的東西，遮掩在衣服下面。

『這大衣怎麼這個樣子，後邊多這兩塊東西，像蝴蝶模樣的？』客人中間，有誰竊竊私語着。

『你又來大驚小怪，給人家聽着不要笑嗎？她們是上海人，這一定是上海最時

髦的了。」

一陣輕輕的笑聲，又從人堆中四散開去。

新夫婦在香案前面鞠了三個躬，就往樓上新房走去，歡喜看熱鬧的也跟着上去。那些姑娘們，怕羞似的互相挽着手，卻又貪婪地向新娘打量。新娘反不像她們一樣羞怯，對着衣鏡，傲慢地向自己端相一會，鄙夷地向她們看了幾眼，又鄙夷地看着這抹過兩次桐油的新房子。

她皺着眉，想不到所說新造的房子是這末樣兒的，這許多摩登的器具，安置在十八世紀風的這個房間裏，就好像在嘲笑似的。同時，她自己的驕傲，也好像給損傷了。

中堂屋裏的喜幛，也掛了起來，滿屋子裏又塗滿了紅光，那些金字，在匆忙中，給掛的人釘歪了，所以牠們都歪着臉，默笑着。賓客們也忙了起來，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要發現什麼新奇事情似的。

等到要會親的時候，大家找不見老太太，後來張媽慌張地出來說，老太太在房裏哭，把許多人都嚇呆了，幾個親近一點的女客人，立刻走向老太太房裏去。老太太坐在牀口，悲傷地流着淚；一顆淚珠正停在顴骨那邊，等待着再滑下去的樣子。

「二姐怎麼好端端的哭起來？你看新奶奶這樣美生的又是福相，要是我，笑還來不及呢！」一個穿藍綢襖的，胖胖的客人說。

「唉，你們那裏知道，就是在這喜事的時候，也要把氣給我吃！」

「什麼氣？有事情的人家，總免不了有點閒氣，等事情過後再說好了。」另一個又說。

「嫂嫂，你不知道。」老太太認真地向這個客人說。「我是受的夠了，活七十多歲，空手撐成了家，卻受這種小輩的氣！方才他們到了，還帶回四只花籃，放在穿堂那邊。那個小的（小的就是最小的孫子）就跑去玩，我教他不要玩，怕他弄壞，他就把那只花籃往地上一扔；嫂嫂你想，有事情人家，人多口雜，要是有人去對新奶奶說了，可

不要生氣？以爲我們看不起她，剛才進門，就把花籃那些東西看不起似的。」

李小姐才記起了，她倒看見這一回事的，那小孫子並不會往地上一扔，祇是放得重一些罷了。她就勸慰老太太說：

「伯母不要生氣，討孫子媳婦，自然應該快活一點，這種小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好在已經結過婚，那花籃也不必用了。」

然而老太太仍舊流着淚，她心裏懷恨着這些客人，不派小孫子一點過錯。

「做娘的人也應該教訓一頓呀，她親眼看見的，卻一句話也不說。她教訓好，所以養得兒子這麼沒有規矩！」

客人沒有別的法子想，就去叫那大的兩個孫子來勸。新郎也正在苦惱着，因爲新婦一回到家裏，臉色就沒有好看過。他明白這裏的一切，太使她失望了，可是有什麼法子想呢？他沒有法子去請許多再闊氣點的客人，他也沒有法子嫌祖母的錢賺得太少，不能造一所精美的房屋。

兩個孫子說了許多好話，老太太才肯過一天再作計較。她本來要在親戚面前評一個理，派一個是非的。

『大哥，倒還是你的不是，我說把那花籃丟掉算了，反正再三四天就會壞的。』
新郎懊惱地說。

做哥哥的搖了搖頭，沒有回答。

一切禮節行過以後，老太太臉上又滿是笑容了。客人們呷着酒，大家臉上都是微笑。看去很像生氣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長孫媳。因為剛才回來叫老太太的時候，老太太好像沒有聽到，又好像不願答應似的，沒有睬她。到酒筵開始的時候，才對她說，『揀不到適當的人陪新奶奶，就是你和隔壁李小姐吧，可是要敬重一點，不要失了禮。』這句話，可把她惹氣了，她覺得受了侮辱。還有一個生氣的是新婦。她低下頭，閉住嘴，什麼東西都不吃。

門綵除下了，客人們都已散去，長孫夫婦兩個，在第二天也就出去的。喜事的氣氛也慢慢淡了下去，祇有老太太仍舊抖起精神，終天忙着。每天上午，她總坐在廂房那邊，教張媽她們手脚輕一點，不要把新房裏兩個人吵醒。她親自想了貴重的早點，和時鮮的菜蔬。等新夫婦起來時候，張媽伺候他們，媳婦卻蹬着小腳，把早點買回來。老太太總嫌媳婦走得太慢，要隔上這許多時候。

「他們至多在家裏住一個月，就得出去的，也用不到天天板着臉，嫌厭他們！」她時常向媳婦咕嚕着。

可是她用盡心思的東西，常常不合新婦的胃口，有時候竟一點沒吃過就搬下來。

「總是這一類的東西！我不愛吃，一點沒味道。」

聽着妻這樣說，也不好意思一定要勸她吃。丈夫笑了笑，說：

「你喜歡吃什麼，儘管說，買得到的東西都辦得到。」

妻從鼻子裏冷冷地一笑：「我有在這裏，」她說，拿出一匣外國公司出品的餅乾，和一小匣可可粉。

吃完早點，又對着鏡子裝飾好久，兩夫婦一同到外面去，中飯晚飯都不回來吃，老太太可惜着這些預備好的菜。早知道他們不吃，也不必備了這許多好菜。可是他們又沒有一定的，以為他們不吃，他們可巧又在家裏吃了。

長孫媳娶來的時候，老太太也曾這樣款待過，每天想許多好吃的菜肴和點心，比款待賓客更闊氣。他覺得待孫子媳婦好便是待孫子好，也就是愛自己的女兒。她以為孫媳是和她站在一邊的人，所以沒到一個月，就告訴她，媳婦和兩個小孫子的壞處，她說早知道女兒活不多久，一定不再娶媳婦了。老太太說媳婦是一個壞人，嘴裏給你糖，心裏却給你刀！她說她常常受媳婦的氣；她說小的兩個孫子都不孝順她，到底有一點血脈的總有一點孝心。她還常常告訴孫子媳婦，她怎樣地做起一家人家，怎樣地造這座房子，老太太一有機會對孫子媳婦談話，就反來復去地說到這些；

她得意着有了幫手，可以更多一個人做媳婦的敵人了。

「我以爲總是一家人，大家原諒一點，就沒有事了，」年輕的孫媳帶着笑，這麼說。

這句話可把老太太惹氣了，她直覺到這語氣是使她傷心的，孫子媳婦不跟她站在一線了。而且她暗地裏斷定這是媳婦做的好事，一定是媳婦向孫子媳婦說了她的壞話，才這麼遠離了自己；否則娶孫媳以前爲什麼總是謙恭地點着頭，表示很同情的呢？然而老太太那裏想到一個年輕的女子，常常聽這些沒興趣的話，就會厭煩的？孫子媳婦這麼說，也祇是解勸她罷了；而且從一個月的事實看來，老太太的話實在也過分了一點。

這一次以後，老太太對於這個孫媳的希望，完全崩潰了。她就不再這樣的款待，同時也覺得孫子媳婦有許多不好的地方：好吃懶做。但老太太以爲最可恨的還是媳婦，沒有媳婦從中挑撥，孫媳就不會離開自己吧。所以她的希望就放到第二個孫

媳身上，後來又聽說妝奩多，更覺得有希望，她斷定這一個一定會孝順她，站在她一條線上。

因此新夫婦每天到外面去，她也寬恕他們，她說在上海住慣的人，到這小城市來已經夠苦了，家裏又沒法解悶，讓他們出去走走也好。夫婦倆每天到十一點鐘起身，她也寬恕他們，並且總不忘記叮囑別人，不要太大聲大氣，甚至不愛吃她所想的好菜，她也一點不生他們的氣。

祇有一樁事使老太太納悶的，這十多天中，常常想跟新婦談一會話，卻找不到一個機會。一天中飯時候，孫子告訴她，他們要去玩杭州。

『杭州的春天是好玩的，你也難得請假，趁這次陪新奶奶去玩幾天也好。』她高興地。

『你說玩幾天？』丈夫笑着問妻子。

『至少玩一星期，要是我們還在那兒多住幾天，就等到你該銷假的時候吧，反』

「正化兩百塊錢，也玩得很夠的了。」

老太太卻嚇了一跳，怎麼話，兩百塊錢？玩幾天杭州那裏用得了兩百塊錢！她真覺得駭然了！杭州她也去過三次，有兩三個同伴，一共化上五六十塊錢已儘夠了，那裏要化這許多！可是心裏祇管這麼着急，臉上仍舊掛着笑，不好意思說什麼，也不願給孫媳小覷了她；並且她知道新婦是富有的，隨便他們化多少吧。

於是，夫婦倆決定搭下午的特快車到杭州去。剛吃完中飯，孫子在沒有人的時候，輕輕向老太太說，要一百五十塊錢。

「要一百五十塊嗎？我知道你這次自己也要用點錢，所以三個月不要你寄錢回來了，怎麼還向我要？這一回喜事，把現錢快都用完了。」

「可是沒有錢，怎麼到杭州去？」孫子不耐煩地。

「前天我到新房裏去，看見她正從箱子裏拿出一大疊鈔票呢，不是一樣可以用的嗎？」

『我怎麼好用她的錢，難道不怕丟臉，不怕她看輕我們？』

兩個人沉默着。老太太聽得自己的心跳，孫子也聽得自己的心跳。

『已經說好要去的，不去也不成話呢！』孫子又那麼說。

老太太慢慢地從櫃箱裏拿出喜事前一天放進去的那捲鈔票，放到孫子手裏。

小夫婦一到杭州去，家裏的伙食又節儉起來了。老太太到處監視着，不許媳婦和張媽有一點浪費。

離開孫子他們到杭州去的一星期，她又預備了幾樣上好的菜。特快車的時間過了，快車的時間也過了，卻不見他們來。在傍晚時分，接到杭州寄來一封快信，要家裏立刻寄八十塊錢去，還有三天，他們一準回來了。

那個小孫子把信念給她聽，她禁不住歎一口氣，可是她一想起孫子是女兒生的，要是自己也說他不好，一定要被媳婦她們笑了。所以第二天上午就把八十塊錢匯到杭州去。

然而老太太對於第二個孫媳的希望，也覺得慢慢淡了下去，她的希望又一次地崩塌了。對於放棄那門生意的決心，也動搖起來。現在她覺得什麼都不中用，對她沒有好處。她感到孤獨起來，看看別人的臉，都好像嘲笑她似的，甚至張媽的神色，看去也是這個樣子。所以老太太時常會生氣，爲一點小事情就大聲鬧起來。然而媳婦不跟她爭論，兩個小孫子也不跟她爭論，張媽一看見她生氣，也就不再開口；因此，她更覺得寂寞了。她又沒法要自己的孫子夫婦們住在家裏，他們卻很快活地離開了她。

於是，在一個晴朗的清晨，她寂寞地，對那塊除了半年多的接生招牌，呆望一會，便顫抖着手，又掛在門上了。

媽 媽

一

「爸爸，巧格力呢……」孩子跳到父親身邊，想伸手到大衣的口袋裏，嚷着說。
「啊，今天沒有買，明天吧，乖乖的！」父親抱起小女孩子，拉了那哥哥的手，走進書室來了。

那八歲的男孩子，又拍了拍口袋，失望似的，撇着嘴說：

「已經三天沒有買了，爸爸天天騙我們！」

五歲的女孩，從父親手裏滑下來，跑向門口去，一邊嚷着：「陸媽，你說爸爸回來會買糖的，你騙我！」

做父親的人，看着那小女孩跑跳着的背影，那活潑又伶俐的樣兒，飄動的頭髮，不能不使他想起亡妻的倩影了。又回頭看見那大的孩子，正玩弄着兩個美麗的小皮球，臉上還帶點生氣的樣子，從側面看去，真活像亡妻的儀態呢。不知怎麼的，他心裏非常不安起來，好像抱歉又好像羞慚那樣，從孩子身上把眼光移開，看向窗外去了。雖然窗外有初開的碧桃和嫵娜的稚柳，滿眼都籠着春意，但那亡妻的影子，還是清晰地浮在他的眼前，彷彿看見她在微笑，又彷彿她蹙着眉，變成怨恨的樣子，這一切，固然在他的記憶裏刻劃得很深了，一想起她，那十年同居生活中的一切，就會清晰地一一記憶起來。在同居的時候，即使偶然有一點不幸的事故，也是很平靜地就會過去了的。至於她死後，更把對於妻的回憶，當作可貴的事。可是今天，一想起已故的愛妻，心裏却覺得抱歉起來，即使對於孩子，也幾乎有點自責的樣子，何況這三天來，連孩子們愛吃的東西都忘掉買呢？

這時候，大的孩子好像忘却了剛才的失望，走到他身邊說：

「爸，我們學校裏下星期天到龍華去旅行，你不是說過同我們去玩嗎？」

「春假我同你們玩兩天，好不好？」

「好，可是你不要忘記哪！孩子又想起三天沒有買的糖了。」

「那裏會忘記呢……」他撫摩了一會孩子的頭，又說：「停一會有個客人來，

我們便一起出去吧。」他正沒有機會對孩子說這話，已經爲難了好一會咧。

孩子喜歡得跳了起來，那小女孩子聽着聲音也從外面進來了，性急地向着哥哥。

「今天爸爸有客人來，同我們去散步咧。」他一邊指着父親的膝頭說：「爸爸，來的是什麼客人呢？」

父親躊躇了一下，「這裏還沒有來過，那客人一定很喜歡你們，你們等着吧！」孩子們最沒有耐性的，一聽父親說這樣的話，便焦躁地等着客人。在失了母親的家庭中，雖有兩位道地的女僕管領着，可是在孩子們總覺得太寂寞了，所以一有

新鮮的事情，便格外高興着。最後還是父親哄着他們到天井去玩皮球，才高興地走了。

不一會，門鈴響了起來，接着兩個孩子爭先走來嚷着說：

「有客人來啦！」大的孩子說過後，又回過頭去，很生疏地望着來客。

父親應着孩子的話走出去，當然是對孩子說過的那個客人，他自己招呼過後，很親愛地俯下了身子，拍着孩子的肩頭說：

「便是我方才對你們說的客人了，你們都叫聲麗姑吧！」

孩子都有點羞怯地叫了一聲。客人是一個年青的女子，穿着深紅的旗袍，微捲着髮，長圓的臉，含着微笑，顯得很溫柔的樣子。她走近孩子面前，把兩個精緻美麗的盒子分給他們。

小的孩子向盒子看了一會，笑着說：「爸爸，是巧格力呢？」

「對啦，你高興了嗎？」

孩子看了看含笑的父親，又看看那微笑的客人，感謝客人這滿意的禮物似的。到後他們看見父親陪客人在客室裏坐下了，陸媽送過了茶，兩人便退到了書室。難得有女客來的家庭，而且每人又得到一盒愛吃的東西，格外的興奮咧。

「哥，我歡喜你那盒，你看，你的盒子有紅花，我那個不是紅的。」女孩子拉住了哥哥的手說。

做哥哥的給她這末一說，好像真的自己一盒比她的好，搖着頭不肯了。可是她仍舊要求着，於是他說：

「那麼我們都拆開來吧，看看可都是巧格力！」

糖是一樣的糖，妹妹便不再說話了。他們各人含了一塊，跑到客室那邊去。父親正和客人親熱的談着話，父親的快樂樣子，在平時是難得見到的。看見他們走來，父親笑着望他們一眼，又向客人說：「參觀一下我們的書室吧！」客人便站起身子，攙了女孩的手，父親走在前面，把每種東西指點給客人看。

「我一回到家裏，總是在這兒工作的，你看吧，東西凌亂得這樣子，太不成話了。」

客人還是高興地笑着，點着頭。那女孩子老是仰起臉看他們說笑，忽然她記起衣架那邊母親的照，便撒嬌地對客人說：

「那邊還有媽媽的照啦，看吧！」

客人跟着小手指示的地方看去，那是一張年青女人的照像。那有力的眼神，短短的髮，嘴角上掛着微笑，表示那很有果斷的神情。女孩子仍舊望着客人，做哥哥的向母親的照看了一會，又一樣地看着客人；他們以為客人一定要快樂地稱贊他們的媽媽。可是他們看見客人的笑影淡了下去，向父親看了一眼，拍着女孩的肩頭說：

「你們愛媽媽嗎？」

「哥哥說媽媽會做外國點心的，麗姑，你吃過嗎？」女孩子還指着那張照片，兩頰紅紅的含着笑。

那愛嬌的模樣，做父親的人覺得她比往常格外的可愛，便把她抱了起來，在他額上輕輕地吻了一吻。

「爸，你剛才說過的，到那裏去呢？」她拍着父親的脖子。

「啊，你在這些事情上最不肯忘記了！」父親把她抱得緊了一點。

四個人，一起往公園去了。在回家的時候，他們送客人上了車，客人牽了父親的一隻手，真是難得有的高興着呢，父親也十分高興。

「爸，麗姑是你的什麼人呢？」大的孩子問了。

父親向兩個孩子看了看，才慢慢地說：

「你們歡喜她嗎？」

「我歡喜的，爸爸。」女孩子說。

「我告訴你們，她就會做你們的媽媽了！」父親遲疑一會，終於帶着不很自然的聲音，這樣說了。

「媽媽？」大孩子驚奇地問，他看着父親的臉。

這時，父親正也看着孩子的臉，那孩子的驚奇，使他有點不安起來了。

「是啦，你們沒有了媽媽，不是常常覺得不快活嗎？麗姑做了你們的媽媽，她一定很愛你們的。」

孩子都不說話了，女孩子只覺得這實在是新鮮的事情，她還記得麗姑給她一盒巧格力時的微笑，她也記得麗姑慈愛地撫摩過她的頭和小手。那大的孩子，雖然也看見了麗姑的親熱，但一想到一個生疏的人說是來做他的媽媽，小小的心靈上，總覺得有點不自然了；而且一說到麗姑會做他的媽媽，他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媽媽了，媽媽的容貌和愛撫，他還記得很清楚的，想到這一切，便看了看身邊的父親，低頭不作一聲。

在晚飯的時候，女孩子問着爸爸，說麗姑會不會唱歌，會不會教她許多玩意，只有哥哥不說什麼話，他有時對爸爸望望，有時也向妹妹望望。這大孩子的沉默，不能使父親有點注意，在八歲的孩子心中，一定覺得有第二個母親不是一樁快樂的事吧。父親好幾次望着他想說什麼話，終於不知道說出什麼的好。

晚上父親臨睡時，照例看了看兩個睡熟的孩子，他在大孩子額上吻了一下，輕輕地在嘴裏說：『明，你不要以為爸爸變了，對爸爸有點生疏起來，爸爸仍舊是往日一樣愛你們的爸爸啊！』他把孩子的手小心着放進了被窩，然後看到那小的一個，她臉子側着，略微張開了嘴，好像還留着白天的快樂。他把那些短髮給他掠開了一點，在她額上也印了一個吻。他自己也就睡去，可是今天的精神太興奮，無論怎樣總不能使自己安靜下來，許多念頭都來擾亂他的心。在孩子面前一旦把藏了許久的心事告白了後，不知怎麼好像自己做下對不起他們的事了。他記得自己常常對孩

子們講着亡妻在世的事情，他也常常教孩子們怎麼紀念母親，想到母親的許多好處，孩子們對於母親的懷念，已經有深刻的印象。現在一告訴他們，麗姑會做他們的母親，那大的孩子不是有點不自然嗎？一向天真可愛的孩子，父親第一次看見他有這樣不快的感覺，他在這事的進行中，第一次觸到悲哀了。對於亡妻，他是沒有忘記過的，亡妻的笑貌儀態，有那一天他沒有憶念呢！十年的同居，無論怎樣細小的事，他回想起來都覺得十分美麗，妻是那麼嬌美而溫柔的，她常常說這樣一句話：『爸爸，你覺得幸福嗎？』她本來是處處爲他體貼着的，可是，幸福跟着她一塊兒走了。所以對於亡妻留下的孩子，爲了紀念她的緣故，他格外的寵愛，四年的獨身生活中，也多盡了點母職呢。起初的兩年，無論朋友們怎樣勸解，他總拒絕第二次的結婚，現在那悲哀畢竟也慢慢地淡了下來，而且那獨身生活又告訴了他許多經驗，一個獨身男子的生活，是多麼不自然哪！爲了這兩種原因，這幾月來他和孫麗影十分的接近，那第二次結婚的決心，在兩星期前定下了。

亡妻的倩影，又明顯地映在他的心頭，他爲自己辯解，這再度的結婚，並不能算是對於她的忘情，假如她能明白自己的苦衷，也不會苛責他吧！

從那天以後，在孩子的中心，常常想到那新的媽媽了。大的孩子聽說過表姊的後母待她十分兇惡，表姊常常在暗地裏流淚的，他同學中間也有幾個是有後母的，他們都說後母對待他們不好，所以他心裏十分疑惑。他想，麗姑會不會待他們不好呢？麗姑會不會和人家的後母一樣，常常責罵他們，不許他們吃好的東西，不許他們快活呢？可是爸爸說麗姑一定十分愛自己的。那麼麗姑會不會和自己的媽媽一樣，抱着妹妹，愛撫着自己，唱着軟軟的催眠曲？有時媽媽做了很好的點心，分給他們。媽媽很生氣的時候，也從沒把他打罵過的。

母親死後，孩子也慢慢把她忘了，現在爸爸說要有新的媽媽，那麼對於自己媽媽的懷念，比她剛死時更加深了起來，也是第一次覺得沒有了媽媽的悲痛呢！

「哥，麗姑幾時來做我們的媽媽呢？」一次妹妹問他。

「我不知道呀！」

「她和我們的媽媽一樣的嗎？」

「我也不知道呀！」

妹妹向哥哥看了一眼，生氣地跑開去了。

他真的也想問問爸爸，麗姑幾時來做他們的母親呢；可是幾次要問，到底沒有問過，因為他覺得爸爸不是先前一樣的爸爸了。爸爸不再帶着孩子氣一樣的高興，跟他談這個，談那個，他溫書的時候，爸爸也不時常看着他，問他許多問題，雖然爸爸仍舊那麼和氣快樂，說話却不像先前一樣多的，常常把他呆看好一會，他不明白爸爸爲什麼變成了這個樣子。

本來，父親每天在媽媽的照像面前，要換一束鮮花的，這事情，父親決不要女僕代做，父親每天親手把一束鮮花插在瓶內，把那束花放得父親以爲好看了才滿意。並且那瓶子，他也看見父親換過三個了。父親對他說過的，媽媽在世的時候，很喜歡

把一切傢具收拾得好看，也常常喜歡把屋子裏佈置的式樣變換，所以父親有了更好看的花瓶，就要給媽媽換過。但這幾天來，父親不再每天給媽媽換鮮花了，起先那東鮮花謝後，陸媽對父親說丟了吧，於是丟了，便沒有再插進去過。父親屢次對他們說過的：『你們無論什麼時候，總不要忘記了媽媽啊！』但是，爸爸不是先忘了嗎？他想本來，每隔三個星期，父親總帶着他們到公墓上去，看看媽媽葬着的地方，公墓離家裏不怎麼遠，所以他們一方面去看媽媽，一方面便趁此散步，昨天也是該去的日子，爸爸却說有緊要的事，改到下星期去吧！這事情，妹妹最生氣，她盼望了好久的一次散步，却給爸爸阻止住了。

三

一次他們從學校裏回來，父親和麗姑一起在書房裏談着，父親要他們走到身

邊麗姑問了他們許多話。她仍舊微笑着，和先前見過的一樣，她說了好多話，有些他們聽不懂，不知說着什麼事情，爸爸笑着問她說：

「你以為怎樣呢？」

麗姑向爸爸注視一會，笑了一笑，便不響了。父親又催促她說：

「我尊重你的意見，你說吧！」

麗姑才說：「那麼我們慢慢地再談吧！」

父親十分高興地告訴麗姑，說最近買了兩件得意的東西，立刻到樓上去拿來給她看，還說了許多話，父親在最快樂的時候，才會這樣高興咧。妹妹却覺得不耐起來，拉了哥哥去玩小自由車，兩人才走了。不多一會，父親來告訴他們說，他同麗姑一起出去了。

「爸爸，我們也去！」他們同聲嚷着說。

「好孩子，天快晚了，你們出去太不合宜，到星期天我們一起去。」

他們聽了這話，失望地看着父親，也看看麗姑，現在，他們只希望麗姑說帶他們去，父親一定肯了；可是麗姑只是微笑，一聲也不說什麼，只有爸爸還接着說：

「你們等着星期天吧，今天爸爸就回來的。」

父親和麗姑旋轉身子，預備走了，妹妹還咕噥着說：「我也要去的……」然而他們頭也不回的走了。麗姑還笑着對父親說一句什麼話，父親點了點頭。孩子的心裏，這實在太悲哀了，父親爲什麼不肯呢？而且他們把抱怨父親的心，抱怨着麗姑了，要是她說了一句話，說不定他就會肯的，但麗姑一聲也沒有響。那悲哀，使哥哥哭了，於是妹妹也哭了起來。他十分抱怨着父親，前回說陪他們玩兩天，又是只玩一天，爸爸真不是好爸爸了；他多麼高興着陪麗姑去，可是他爲什麼不肯帶我們呢？麗姑也只是笑，不肯說一句好話，要是媽媽，一定帶去了！爸爸還說麗姑會愛我們的……他越想越覺得苦惱，眼淚也越流越多了。

妹妹帶着哭聲嚷道：

『哥，爸不帶我們去，我們明天不上學，我們叫陸媽陪去玩！』

哥哥仍舊哭着，不答應妹妹的話，陸媽和王媽化了多大力量，才把他哄到了裏面去。

『我要媽媽的！』他停住哭，又踩着腳說。看看母親的照，又哭起來了。

臨睡時候，妹妹撇着嘴說：

『哥，麗姑不帶我們去，我不喜歡她了。』

哥哥望了她一下，也說：

『麗姑不愛我們的！』

孩子都睡了。在睡夢中，那哥哥看見媽媽抱着妹妹，媽媽給她講神仙的故事，妹妹倚在媽媽的懷裏微微地搖着身子。他一個人在拍皮球，媽媽喊他說：『明，你的手拍得這樣髒了，快聽媽媽講故事吧！』他便停止着聽了一會，媽媽微笑地擺着身子，嘴裏不住的講。忽的妹妹打斷了媽媽的故事說：

「媽媽，我們吃什麼點心呢？」

「啊，今天媽媽沒有做。好乖乖，聽完了故事吧！」

「我要的！」妹妹的小手輕輕撫着媽的臉說。

於是媽媽在抽屜中拿了許多美麗的軟糖和餅乾，分給他們。但他一回頭媽就不見了。他便大聲的喊媽媽，到處去找。好像是媽媽答應着他，把他抱着了，一睜眼，抱他的却是爸爸呢！

「醒醒吧，明不要哭，爸爸抱着呀！」

但孩子一聽他的話，更哭得兇了。

「媽媽沒有了，我要媽媽的！」他喊着。

「有爸在這裏呢，不要哭！」父親這樣說着，那一顆眼淚正滴在孩子的頰上。

「媽媽沒有了！」孩子伏在父親的肩頭，悲傷地啜泣。

兒童節

黨歌只唱剩一句，小瑩便不耐煩地扯扯璋兒的衣袖，還讓自己的小嘴湊到璋兒那兒，那兒輕輕聲道：

「璋兒，我們剛才講的事，當真不當真？」

那個叫璋兒的比小瑩高半個頭。他正站得規規矩矩地，挺着胸脯，跟大家唱那「貫徹始終」四個字；所以小瑩說什麼話，他一點都沒有聽見的。直到他覺得小瑩已經住了嘴，只把兩隻眼睛瞅住自己臉子時候，便在對方的小臂上推動一下，故意用全力望到演說臺兩旁的老師們，示意小瑩不要說話；老師們的眼睛多着咧。

老師們果真都是一色的模樣，站得極端正，都有一張既莊嚴又和氣的臉，用眼光在一排排孩子們的隊伍中掃來掃去。那洪大的歌聲停了下去，站在演說臺右旁

第二位的胡先生，鼓着那嘎嗓子大聲地叫：

『恭讀總理遺囑！』

立刻穿中山裝的校長先生就走上演說臺，恭恭敬敬向總理遺像鞠一個七十度的躬，二字一讀三字一句地讀起遺囑來了。

這時候，一禮堂的頭顱此伏彼起地蠕動着，但聲音還很寂靜。有幾個孩子縮着鼻涕，嗤嗤地到處響應着，怪尖厲地刺在別人耳膜上，使人毛孔都緊皺起來。站在小瑩他們左邊一行的三年級的福生，掉過頭來把他的貓臉扮成個愛笑不笑的樣子，又伸起右手食指揪住一個鼻孔，裝着縮鼻涕的怪樣兒，險些引得小瑩和璋兒都笑了。小瑩記得對門小叔子說過，若是不要使自己笑出聲音，咬住半個舌頭就好，可是他咬得太用力一點，舌尖立刻麻辣辣的疼得厲害。他看看旁邊的璋兒，還是挺出了胸脯，把眼睛望着老師們只多一塊手帕掩住了嘴，然後裝模作樣抹了兩下，又塞進衣袋去了。

『我不愛站在這裏。老師們又得一個個到上面去演講。真討厭！璋兒，你說啊，剛才我們講的事，當真不當真？』

『那有不當真的？』璋兒把身子挨近小瑩一點，『我還叫三舅舅的傑克同去，多有趣，你說好不好？』

『好啊！就是那隻會磕頭跳舞的傑克嗎？』小瑩快活得幾乎忘形了。他記得前星期到璋兒家去，他們三舅舅正帶了傑克來，那小哈叭狗真乖，教牠怎麼做就會怎麼做的。小瑩更記得那一身發亮的灰毛最可愛，簡直像璋兒爸爸冬天穿過的那件皮袍子。小瑩正想得高興，要想告訴璋兒：今天他爸爸給他的五個銅子，他願意不買糖菓，省下來買牛肉給傑克吃的話，前邊總理遺像底下，胡先生的嘎嗓子又在大叫道：

『靜默！』

小瑩的話給這兩個字嚇了回去，他擡起腦袋來，覺得演講臺兩旁的老師們都

在注視他，幾十條目光壓着他的腦袋，使他戰戰兢兢地連呼吸都不敢暢快了。要不是在禮堂裏行儀式，江老師、陳老師他們準得一把抓住他；高興的時候惡狠狠地教訓幾句，否則就不說一句話只往牆角裏送，叫他站那麼一兩點鐘。站得腳都麻了，訓育處那面大鏡子把自己的臉也照得厭了，老師們還不叫他走。他想着兩腳站麻的事，小小的眉心便皺了起來，猛不防他向演講臺左邊一看，他爸爸的兩隻大眼睛正瞅着他，而且是憤憤地，好像要捶他幾下的樣子；他趕忙讓視線避了開去，不叫他再看見江老師、陳老師以及爸爸的幾個臉子。

幸好這難挨的靜默就過去了，接着是校長先生報告。校長先生今天的臉格外和氣，演講一開頭他就說：『……今天是兒童節，停一天課。小朋友們，你們懂不懂兒童節的意義？——換句話說，你們知道什麼叫做兒童節？』校長高大的身子站在講臺上，像璋兒、小瑩他們站在前幾排的短小孩子，都仰起了頭，張大了嘴，好像上邊會掉落什麼東西似的。校長每說三四句話，總把腳跟尖起來，臉子轉成一個半圓形，把

一禮堂的學生都掃視一遍。校長提出了什麼叫做兒童節的問題，便自己下了許多註解。他和氣地告訴一禮堂的學生子聽：兒童時代是一個人從小到老最可寶貴的時期，兒童時期，正在讀書求學問，受了好教育將來就成功一個好人，受了壞教育，將來就成一個壞人。兒童好像一張白紙，把什麼顏色染上去，就會變成什麼顏色。兒童時期，也是發育最緊要的時候，將來的健康不健康，都在這個時候作爲基礎的。末了那校長先生總括起來說：因此兒童時期是一個最可寶貴的時期，人們都不應該輕視兒童，他又說從前吾們中國人都輕視兒童，把兒童當做大人看待。不注重兒童生活。但是近年來也注重多了。所以每年四月四日定爲兒童節，也就是要使人們記起兒童時期的重要，培養兒童，教育兒童，使他們將來都做成有用的人。接着校長又叫學生們大家尊重自己，單是別人來教育也不夠的，必得兒童們自己好好學習才好。

校長在今天演講時候，夾了許多小朋友小朋友的，說到動人地方，還帶了笑臉，使一禮堂的孩子覺得今天真是兒童節，而且各人都覺得自己有一二分偉大，不像

給老師們責罵時候的可鄙。有些年紀較大記憶較清楚的，便記起去年也有過兒童節，老師們也說過兒童活動兒童教育的許多話，可是老師們生氣來，還是一色的臉，一色的手段，不問清白便要打罵的。校長講完了走下演講臺，臺下有一點騷動，福生的貓臉又回過來向璋兒 小瑩裝個鬼臉，接着跟他前面的一個說了幾句什麼話，那貓臉又笑做一團了。

第二個走上演講臺的，便是小瑩的爸爸。

『小瑩，聽你爸爸來講了！』璋兒碰碰小瑩的手臂。

『誰希罕聽，我要帶傑克跟我們一同去……』

『看方先生上來講了，兩條眉毛一跳一跳的。』後邊有一個女生的聲音說着。方先生果然說起話來眉毛一挺一挺的，還裝着極和氣的笑臉。他說了許多話，也像校長先生說的一樣，有許多「小朋友」也有許多「兒童」。他還說了一句什麼笑話，全堂的笑聲哄了起來，小瑩倒給嚇了一跳，他正看着前面蔣國斌的那套短

褲童裝，怨恨着爸爸去年答應他做的，到現在還沒有做起來。他心裏真不懂得全堂的人爲什麼這樣好笑，他每天老不看見爸爸這樣對他說話的；不是把眉毛挺得怪高的，瞅着他幾眼，就老是對他說不許這樣不許那樣。雖是站在演講臺上的爸爸，看來是那麽和氣，滿臉是笑，可是小瑩還覺得爸爸的眉毛要挺起來嚇人呢。

接着又有幾位老師上來演講，臺下的許多頭顱慢慢騷動起來，許多細小的聲音也這邊那邊地到處響着了。孩子們聽得已經足夠，他們都不願再站下去。別說這些孩子，便是兩位女先生也站得不耐煩了。今天停課，她們早約定好一天的消遣工作：行過儀式到城外滄溪小學去找殷淑貞。在滄溪吃過飯，或者上館子吃點好菜，就去看下午一點鐘的電影。看完了電影，不打麻將，就到大街上剪衣料去。上星期爲了懶得陪殷淑貞去剪衣料，前天她不是寫信來責罵她們一頓嗎？身材矮小點的那位女先生看見身邊一行幼稚班的小朋友擾攘得過分了，就裝着一副不高興的臉，走前兩步去擺擺手，那許多孩子果然鎮靜一點了。其實她自己心裏也擾攘得十分厲

害，從這兒到滄溪，坐黃包車也要四十分鐘才到。她看看手錶，現在已經十點十三分了。

儀式好容易完了，孩子們嚷着跳着的出了禮堂，剛走到合作社那邊，給許多人一擠，小瑩回頭來不見了璋兒，只有福生的貓臉在人叢中向他微笑。

「福生，見不見璋兒？」

「不見他，我正在找你們咧。」

小瑩正想等福生走過來，一同去找璋兒，却聽得璋兒的聲音在左邊嚷着，「小瑩……小瑩呢？」小瑩忙回頭向左邊望去，見璋兒跟七八個人聚在一起，一個個都是高興的臉色，當級長的許敏求還用右手招着呢。

「璋兒，我們快走呀，福生也找來了。」小瑩連跑帶跳的嚷着過去。

「你別鬧着走呀走呀的，我們約定了下午請江先生帶我們到城外採集去，上星期自然課不是說過這話的？」

小瑩聽說是採集，覺得跟他們預定的計劃，一樣有趣，便滴溜着兩眼道：

『好，我們告江先生去！』

『慢呀，江先生說過叫我們等在這裏，他到房裏走一轉就來的。』

福生站在旁邊看見這不是他的事，貓臉上就失了笑容，儘向璋兒和小瑩們發呆。那一堆孩子看見四年級的同學都喊住了，告訴着他們有一個計劃，要到野外採集去。大家說了許多怎樣去採集的話，江老師果然來了。江老師還沒有走到訓育處門口，大家就鬧着要江老師帶他們採集去。

江老師老遠便向他們擺擺手，意思是不要他們這樣七嘴八舌一胡鬧。

『許敏求你一個人說！』小瑩走到級長旁邊。

許敏求果然走前幾步，對江老師說着他們有一個計劃：下午要請江老師帶他們去採集。

江老師若有所思地遲疑一下，『這的確是很好的計劃，這麼好天氣出去採集

是最合宜的……不過今天下午我已經支配了工作，爲你們下星期的愛國週搜集材料。你們不是說最愛聽名人故事？我就在爲你們搜集，預備常識課時候講給你們聽。」江老師現在的臉色極和氣，看他的樣子，誰都相信他會整天爲孩子們搜集材料的。其實這些故事在去年的愛國週時，早爲上一班學生講過，無庸再搜集了，今天江老師肚裏有心事，下午預備坐一段長途汽車去看一個鄉村師範裏的女朋友。

孩子們聽了又失望，又覺得下星期能聽名人故事，心裏有點高興。

「江先生，到晚上去搜集吧。」

「晚上要是不行，星期天不是也好搜集嗎？」

江老師嚴正地搖搖頭，他今天梳得格外光亮的頭髮就閃了一閃。「你們真是孩子話，我們做老師的工作忙得很哪，星期天有星期的工作，我實在無法支配呢。……唔，你們別着急，星期五下午不是有一課自然跟一課常識連上的？那時我一定帶你們去，最後一節體育，我可以跟劉老師商量，移到星期六去上的。」

江老師看着孩子們一個個失望的臉，心裏却想：難得放一天假，還要這麼糾纏，這些頑皮孩子真沒法對付咧。本來預備到大街去買點東西下午帶走的，怕也來不及了。

「江老師真壞，上星期好好對我們說過，只要有空閒時間，就可以利用着帶我們去採集。剛開學時候說天冷，現在什麼花草都有了，他還不肯帶我們去。」小瑩躲到璋兒背後，輕輕地咕嚕一會。

有幾個孩子知道不會有希望，就跑了開去，預備找本級的小足球隊球員，下午三點鐘跟五年級比賽。

「好吧，一定是星期五！」江老師不等孩子們說話，就走進訓育處去，本來開着的門，也給他帶上了。

一羣孩子都輕輕抱怨着江老師，大家蠕動起來要分散了。站在一旁聽這故事的福生跳躍着奔向璋兒他們道：「謝謝江老師，他帶了你們去，我就不能跟着你們

玩了。」那貓臉上又堆上了笑。

「嘿，我們就依着早上的方法玩吧。」璋兒擺了個顛巍巍的姿式，把右手在空中揚了一揚。這是開懇親會時候他看了五年級張壽芝表演一個烈士才學來的。

小瑩本來還嚙着嘴，看了璋兒這模樣，也就高興地說：「我們去野餐，去放風箏，不是也可以採集嗎？明天準帶給江老師看……還有，璋兒，你一定要帶了你三舅舅的傑克一同去啊！帶了牠去，一定更好玩咧。」

「小瑩，你叫璋兒帶什麼去？」福生本走在兩人前邊，立刻回過來問。

小瑩告訴了他，福生也樂得跳起來了。右手本伸在衣袋裏玩着小皮球，因為快樂的緣故，他掏出皮球來高高踢了一腳，追過四五丈路，拾起來又藏到袋裏。這三個孩子的家，住在一條街上的，璋兒和小瑩只隔開一所屋子，不過璋兒家有一個很大的石庫門，還有五個黑漆的門面；小瑩家是一個小小的石庫門罷了。福生家住在對面一排的，離他們兩家有十多丈遠，站在階石上望去，可以看見福生家一扇板門，兩

邊掛着紙糊的竹格子，中間嵌着一方小小的玻璃。福生的弟弟，常常站在凳子上，把臉子伸在竹格子旁邊的。有時候小瑩他們便遠遠的喊：『小兔，叫你哥哥來！』小兔就把腦袋縮進去，一會兒又伸出來，含含糊糊告訴他們福生正幫着媽做什麼事。瑩兒的媽媽最恨他跟福生來往；木匠的兒子沒好規矩的，在一起準得鬧出亂子來。可是瑩兒不聽話，背着媽媽常跟福生一起玩兒。福生的貓臉最逗人了，笑起來頂好玩，比貓臉還圓。而且福生的記憶也好，偶然看幾本兒童雜誌，就一味要講給他們聽，講得也不壞，連故事裏各人的姿態，也在那貓臉上表演出來，所以瑩兒和小瑩都歡喜跟他一起玩的。

他們一邊走一邊講，一會兒便望見各人的家門。走到瑩兒家的庫石門口時，大家約定了：十一點半動身往城外，由小瑩到瑩兒家去一同出來，走過福生門口再打招呼。瑩兒早先就說好，吃的餅乾麵包菓子醬都由他一個人帶。他還可以向媽媽去要那隻有花的小鐵罐，這中間他藏着許多壓歲錢，他得去拿出六個角子，買鴿子麻

繩。小瑩預備向爸爸再要十個銅子，買牛肉給傑克吃。

瑩兒從小門裏進去，剛經過大院子走上迴廊，便看見女僕們走來走去很匆忙似的，連阿香也不睬他，端着一個空盤子急急向下房跑去。

「阿香，幹什麼的？」

阿香站住脚，只掉過半個身子道：

「有客來了，小少爺快去行個禮！」

「誰？」瑩兒聽說有客，就趕快上前去。

「是你的姨母和姨丈，老遠從上海下來的。你快到小客廳去，太太也在那邊；我有事，你別問我了。」

瑩兒聽說是姨母和姨丈，心裏就一怔；他本來很喜歡他們，姨母一定爲他買着許多東西；可是他跟小瑩他們約定的野餐和放風箏的事呢，媽媽準得阻止他了。他走進小客廳，出乎意外的，今天爸爸也在家裏，好像從早上就沒有出過門。他向姨母

姨丈行過禮，姨母果然告訴他有許多東西送給他咧。可是他不大敢向這位上海姨母看，一張血紅的嘴巴和一對銅子大的耳墜最可怕，那個又硬又高的領子豎到下巴，裹得像個竹筒，璋兒覺得自己的頸子都有點不自然起來了。璋兒本來最討厭客人，家裏却偏偏常有客來，一有客，媽媽總叫他陪客人坐一會兒，他不陪客人的時候，媽媽又禁止他隨處玩，大聲說話，爸爸也把可怕的眼光瞅住他，要他裝得十分規矩。有時他沒有法子，便躲到何媽房裏去，做她看針線，聽何媽講田螺精無常鬼的故事。有了客，媽陪着打牌的時候居多，她打了牌，却還不放心他，往往叫他站在旁邊看打牌。他站得厭了不肯再站下去，媽才給何媽二毛錢，要何媽上街陪他玩去。有幾次璋兒便央求何媽別告訴媽媽，他不要何媽同去，自己約了小瑩他們去玩。

今天的客人是趁了火車來的姨母姨丈，媽媽更要他坐在旁邊，不許他走了。璋兒趁着爸爸跟姨丈談得有勁的時候，就悄悄地告訴媽，今天是兒童節，下午不用上課了。

「真的，我陪了姨媽講話，也忘記問你今天爲什麼放得這麼早，何媽還沒有來同你呢……今天是什麼——兒童節也好，正巧姨媽姨丈來，難得有這麼碰巧的。」

璋兒的心立刻緊皺起來，他想，媽媽一定不許他去野餐了。可是他一會兒又想
了回來，爸爸也許不會阻止他的，從前他從故事讀本裏看見野餐的事，他對爸爸說
過也要有一次野餐，爸爸也沒有說不准他的話。有一回他跟爸爸媽媽去看電影，電
影裏的外國孩子也有野餐的事，野餐過後還做了許多遊戲。當下璋兒又向爸爸提
議，爸爸說，「這是做戲哪，你別當了真！」媽媽却說，「跟孩子們在外面玩，不會有好
處的。」

姨媽捏住他的手，問他願不願這次一起往上海去，上海是最好玩的地方，她說
他一定玩得不願回家的。璋兒可沒心緒想到上海怎麼好玩，他只想着野餐是怎樣
有趣：坐在青草地上，大家談着吃着，蝴蝶和蜜蜂在野花間飛來飛去，遠處近處都有
幾棵樹，像他們畫在圖上的，有的高有的低。他們吃完東西就預備放風箏。風箏放得

那麼高，看去像一只小鳥，他們才把麻繩繫在樹幹上，他們就可以任意玩兒了。他越想越覺得今天非去不可的了。看看那隻紅木的大擺鐘，十一點只缺七分，他幾次要向媽說明，她們却一邊磕瓜子一邊說話，他委實插不進嘴。直等到姨丈回頭來問姨媽的話，他才悄悄告訴媽。媽毫不同情地搖搖頭，叫他別做野孩子，幹這種事沒好處的。

『我已經約好了，今天是這樣好的天氣，最適合放風箏，我一定要去。約好了的事，不去豈不失信用？』

璋兒以為媽媽一定不要他失信用，這樣說着，一定會允許了，可是媽媽却生氣地說：『再說吧，今天姨媽姨丈從上海來，你應得陪陪他們的，那裏可以這樣放肆去野餐去放風箏？況且你若是跟那個木匠兒子一起去，我更不放你走了。』

『媽。你放我走，我早點回來就是。』

媽可不睬他的話，回頭大聲對爸爸道：『你看璋吧，他老是鬧着要跟同學們去

野餐放風箏，我說有客在這裏陪陪的話，他都不聽。」

爸立刻用兩眼釘住他，「陪客人在家裏吃好菜不好嗎？就說野餐的事，也得大人帶了去，只你們幾個孩子也不成的。下回等三舅舅他們有了閒，請他們帶你去一次。」

璋兒還沒有完全失了希望，他看見姨丈笑嘻嘻的，好像懂得自己的心事，他立刻猜度住在上海的姨丈也許比爸爸媽媽都文明；若是幫他說一句話，爸爸媽媽看客人的份上，或者也會答應了。可是姨丈只那麼笑嘻嘻的，沒說一句什麼話。媽從碟子裏拿過幾個蜜棗幾包巧格力糖，叫他不要學頑皮孩子的樣，要懂點規矩；然後又跟姨媽倆談笑了。

這時候擺鐘正打了十一響，璋兒的心煩惱得更厲害了。不是約定了小瑩到十點鐘要來的嗎？爸爸媽媽一點不能通融，他怎麼對小瑩說話呢？何況那快樂的野餐，綠的田野，龐大的風箏……他憶記着，不時偏着腦袋向迴廊那邊張望，因為小瑩

來找他時候總站在廊下喊璋兒璋兒的。

『小瑩一定快來了！』璋兒的心裏不住地迴旋着這個念頭。

小瑩可惹得媽媽生氣，他爸爸罰他站在書房裏溫國語，到吃飯時候，所有讀過的幾課都要背出來。下午還要演習算題，如果都演得不錯，三點鐘的一班電影他可以同去看，否則讓他一個人守在家裏。小瑩家的鐘比璋兒家的快五分鐘，當璋兒的媽媽生氣地叫他別做野孩子時候，小瑩雖看在國語本子上，聽着鐘響，心裏像無數螞蟻爬着的，不能忍受了。

『爸爸在學校裏天天罰人家還不夠，在家裏還常常要罰我！』小瑩生氣地把國語本子推了一推。『璋兒又得說我失信了，都是媽媽不好，什麼都幫着弟弟。』

小瑩雖這麼獨自咕嚕，說完却頻頻看着那扇門，要是給爸爸或媽媽聽見了，又會說他頑皮，連做對了算題，也不會帶他去看電影的。

剛才他回到家裏，媽媽也沒回來，只弟弟一個人在院子裏玩幾個花皮球。弟弟

只四歲，小皮球也不能踢，只讓四五個花皮球滾來滾去的，弟弟就追着牠們玩。那個有紅圈綠圈的，前回買的時候，爸本來分給他的，可是弟弟也搶着要，又算是弟弟的東西了。媽媽說過幾天再買一個給他，到現在也沒有買。今天他比媽媽回來得早，只弟弟一個人在玩，就夾着弟弟把這個皮球給他，他上星期工藝課時做了一個竹的弓，那根布線上邊穿着一個硬紙剪成的人，把那個竹弓捏得一鬆一緊，紙人兒就上下下地跳起來。弟弟看了這玩意有趣，便願把這個玩意掉換一個皮球。弟弟玩着這東西，忘了停在院子裏的幾個皮球，老是讓這紙人兒跳，有時跳得兩手都舉起來，有時舉起一手一脚，像學校裏體操那樣的，弟弟有時跟媽媽到學校去，（媽媽在一個初級小學校教書）看見學生子也一樣舉手舉腳體操的。可是弟弟不知怎麼一不留神，那竹弓彈痛他的手，大聲地哭了起來，嚇得小瑩忙丟了球，問他是怎麼一回事。

弟弟只顧蹬着腳不說話，那玩意兒遠遠的丟在階沿旁邊。

『弟弟，不要哭，我的皮球仍還你好不好？』

弟弟却哭得更厲害起來。小瑩急了，怕爸爸或媽媽回來看見，便拉着弟弟的手，想不出一條好計。引得王媽也從廚房裏跑來，埋怨他道：

『瑩官你又惹弟弟哭，回頭媽媽回家了看你怎麼樣？』

小瑩這一來倒有點生氣了，連王媽也常常幫着媽媽和弟弟欺他。他想：如果我的媽不死，看你們也常常來欺我！

王媽正要抱起弟弟，媽媽可回來了。她急急走過來，問弟弟爲什麼哭。也不等王媽告訴，弟弟早撲到媽懷裏，哭得更兇。

『乖乖的，爲什麼哭？快說！』

『弟兄倆一起在院子裏玩，總是瑩官惹了他，玉官就哭了。』

媽聽了王媽的話就瞧着小瑩，抱着弟弟進了堂屋，哄弟弟把什麼原故說出來。弟弟哭嚷着要王媽把所有東西都拿來。小瑩知道自己闖了禍，一定要挨罵，便虛心

着拾起兩個皮球，送到弟弟面前，可是弟弟不要他拿的，又大聲哭起來了。

『你走你走！』媽媽揮着手。

小瑩只能又走回院子裏，看小雀兒跳着尋食了。他聽見弟弟要王媽把那個玩意丟到痰盂裏，媽媽便真的要王媽丟了。弟弟這才停了哭，帶了奶音告訴媽媽：『小瑩拿了我的皮球……他把那個東西給我，彈痛我的手！』

弟弟常學着爸爸媽媽叫他小瑩，不叫哥哥的。做哥哥的可覺得一點冤曲，走上階石去辯白：『我沒有拿他的，我把那個手工跟他調的呀！』

『你還嘴強！』媽媽的神色十分生氣。『做了哥哥還拿弟弟的東西！』

『本來不就是我的皮球嗎？媽媽說買還我……怎麼到現在還不買呢？』

『你倒教訓我來了！快走開，看爸爸回來了不罰你！』

『小瑩壞蛋，做了哥哥還奪皮球！』

小瑩氣憤憤地走向廚房去看王媽燒飯。爸爸回來以後，果然罰他關在書房裏。

溫書演算題了，連約着璋兒他們的事，也不敢向爸爸說。他最怕爸爸，如果爸爸罰他的事他不照做，那根戒尺的滋味他可不敢領受。

這麼關在書房裏讀書，小瑩真覺難受，書是早已讀熟的，江老師每星期要他們背一課書。他老是望着窗外青的天空，希望璋兒因為等他不，反來邀他，那時也許爸爸看在璋兒分上，會放他去的。可是等璋兒也等不到，好容易挨到吃飯，背了書，下午却又要演算題了。一共十個算題，他做四個，實在沒耐性再坐下去，窗外的蜜蜂又那麼逗人，嗡嗡地儘在玻璃窗邊繞來繞去，好似叫着：「快去放風箏哪，快去放風箏哪！」於是他拿起一張紙，畫了一堆樹，天空中還有一隻風箏，三個孩子都仰起頭，腳彎得高高的，像是飛跑的樣子。這麼畫着，不知不覺便是該去看電影時候了，爸爸進來見了，他就責罵道：

「你就是這麼不長進，罰了你還這麼偷懶！」

本來因為他只做四個算題，不帶他去的。後來爸爸也叫他一同去，不過有一個

條件，弟弟買什麼東西，他都沒有分。

當小瑩走過福生家門口時，福生正提着一籃衣裳到河邊去。福生的貓臉上沒有一絲笑，張大着兩隻滴圓的眼睛，輕輕地叫一聲小瑩的爸爸：「方老師！」又向小瑩呆望了好一會，好似奇怪着小瑩他們爲什麼毀約。一陣暖風擺在福生臉上，他更想到郊外放風箏是怎樣的有趣。要不是有小瑩爸爸在旁邊，他一定要奔到小瑩面前問個明白的。

「福生，老獸着發昏嗎？還不把籃子送過來！」

福生媽已經在河邊洗淨一籃草頭，只見福生還癡癡地站着，便大聲叫起來了。福生聽了他媽媽的叫喚，回頭把籃子送到河邊去，嘴裏却自言自語道：

「老師們說起來多好聽，什麼兒童節兒童節的，到頭來又不許兒子跟我們玩兒了。準是方老師作的怪，要不是，小瑩爲什麼回頭來跟我嘮嘴呢！」

祈 禱

是四月的好天氣。夕陽閃耀那緋色的媚眼，瞅着人家的屋頂，空間又飄拂着蜜味的風。從那個白紗窗帘的花紋裏，透出曼陀林抑揚的音調，這音調隨着輕微的風，拂到牆角邊丁香和紫羅蘭臉上，牠們便溫存地微笑起來。在窗帘裏面，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正撥動着曼陀林的弦，那風雅的儀態，浸在音樂的彈奏中，顯得很和諧的。他沉默着，眼睛裏流着低語時那種溫柔的光。一看到他的臉，人們都不會忽略那輪廓很美的嘴。他也常常注視到身旁的一個女人，她倚在沙發裏，兩眼透過對面窗上的玻璃，好像望着不可知的極遠的所在。那嘴角邊逗留着的微笑，給人看到她青春時殘留下來的熱情和嬌麗。她的藍色旗袍，那梳得整齊的頭髮，都表示她已是三十左右的婦人了。

『你再彈一下這曲歌吧！』當那彈奏悠然地停止以後，她興奮地這麼說。『請你再彈一下，我感謝你，你把我帶到回憶裏去了。』

她這樣說過以後，感到自己失言那樣的，對那個男子的臉色打量一下。然而她的幻想並不因此打斷。她想起十年以前，也是一個四月的好天氣，她和丈夫建在田野裏，嗅着春的氣息，和野花的幽香，建也那麼提着曼陀林，兩人坐在一塊大青石上，彈着她愛聽的曲調，於是她更想到建的男性的美，那爽直的性格，和溫柔的神態。她想起和丈夫同居的生活，是那麼恬靜而幸福的。建既有男性的爽直的性格，又能夠體貼她；而且愛得她什麼似的，無論有怎樣不高興的事，只要有她在旁邊，或是有她說一句話，他就不會生氣了。他常常對她說，『愛情是生命的瓊漿啊！』至於她，她是一個典型的給男人們愛好的女子，有苗條的身材，有微波樣的頭髮，有靈活的眼珠，還有使男人看了會心跳的小嘴；而且她還有好脾氣，又不大愛說話，所以他們同居着，從沒有鬧過一次意見，吵過一會架的。

這彈奏又一次停止的時候，才把她從幻覺拖回到現實，她的兩眼像夢遊者那樣的，從遠遠的所在把視線收了回來。

『你想着些什麼呢，這樣一心一意地？』

『因爲你彈得這麼好，使我想到了年青時候去了。』

『啊，不要這樣追慕過去吧！我們，不是也可以創造一個美麗的未來嗎？』男的放下曼陀林，注視她一會，便走到窗前去，把窗帘拉過一邊，正看到了香和紫羅蘭，牠們都含着夢般的笑臉。

這時候，門向裏退了進來，門後面露着一個孩子的臉，他張着兩隻大眼睛，生疏地看到窗前那個男人。可是他仍然跳躍地到了母親面前。

『琳琳，這位就是住在我們對過的斐爾先生啊，你還沒有見過呢。』那女子笑着拍了拍孩子的肩頭，她注視着孩子的臉，好像要發現什麼似的。

孩子只聽母親說過，住在對過的一位先生彈曼陀林彈得很好的，他從沒有見

過，也不知道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此刻聽了母親的話，便遲疑地向這男子望着。

「琳琳，斐爾先生會彈很好的調子呢，你是愛聽曼陀林的。」她又向那微笑着的男子說，「你再彈一曲吧，在我們這裏，你的曼陀林是不會休息的了。」

斐爾先生又彈起來了，孩子倚在母親身邊，靜靜地聽着。有時候他慢慢地闔上眼睛，幻想着；因為他記起母親的話，爸爸也會彈曼陀林的，所以他努力要想像爸爸彈這東西的情景。他又常常望到這斐爾先生，他以為斐爾先生的臉上雖然有溫和的笑，頭髮又梳得那麼光亮；可是爸爸一定比這斐爾先生更可愛一點。

不多一會，斐爾先生的彈奏又完了，他溫和地對孩子說：

「小朋友，我忘記給你帶巧格力來了，你歡喜牠嗎？」

孩子點一下頭，第一次聽這斐爾先生的話，倒覺得很可親近的。所以他仍然高興地倚在母親身旁，聽他們談一會話。

斐爾先生告辭的時候，夕陽已經消失了。孩子拉住母親的手，笑着問：

「媽媽，斐爾先生是什麼人呢？」

「斐爾先生嗎？他……他是一個很溫和的人，他也很考究音樂的。」母親說着，好像要在孩子臉上找尋什麼的，緊緊地瞅着他。

可是孩子的眼睛仍然發着疑問的光，也好像在說道：「那麼，他怎麼今天到我們家來呢？」

「孩子，這斐爾先生跟你爸爸一樣，彈曼陀林彈得很好的。而且……不是嗎？他很歡喜你咧！」她看着孩子的神情，膽怯地，又高興地這麼說。

「真的嗎……可是，媽媽怎麼會認識他呢？」孩子終於這麼說了。

母親仁慈的臉，立刻在兩頰上有點紅暈，她下意識地覺得孩子是故意這樣說着的。她第一次覺得天真的孩子已經變了。但是她想掩飾母子中間第一次的裂痕，她仍然那麼慈愛地，微笑着說：

「我已經認識他很久了。」

接着母親和孩子都沉默起來。自從丈夫死後，這麼愛護着的獨子，今天第一次在她心上劃了一個傷痕，雖然她斷定他不會有什麼惡意，不過在她心上，不知怎的印了一個灰黯的影子。「孩子到底是慢慢地長大起來了！」她在心裏自語着。

那母親覺得長大起來了的孩子，却並沒有想到這些。他沉默着，正想着斐爾先生彈過的曲子和那親切的態度。孩子想，要是爸爸還活着，一定要有趣得多了，爸爸常常會買東西給他。可是他想像不出那死去的爸爸，是不是比斐爾先生更可愛，時常有微笑的臉，頭髮也梳得這樣光亮，彈曼陀林彈得更好，又想起許多同學們都說他們的爸爸怎樣好，星期天領他們去散步，去野餐，或是給他們買喜歡的東西。

他越想，越覺得沒有爸爸是一樁可恨的事了。

「要是斐爾先生就是爸爸呢……」他突然這麼想。

看看母親的臉，母親也像在想着什麼似的，她臉色那麼平靜，沒有一絲微笑。

以後他又看見斐爾先生幾次，有一回還買了許多東西給他，斐爾先生不大愛

說話，送他東西的時候，只是微笑着說，『小朋友，你可歡喜牠們嗎？』有時候笑着對他說，『琳琳，你更變得可愛了！』所以他總覺得斐爾是很慈愛的。有一次母親說起斐爾先生要他一起去散步時，他十分高興地說：

『媽媽，斐爾先生倒是很可愛的人呢。』

『是啊。他也說你是很可愛的孩子，所以星期天他要你到公園去，他還要送你一件很好的東西。』

『媽媽也去嗎？』

『我也一同去。孩子，你真覺得斐爾先生好嗎？』母親輕輕地說。

孩子望了望母親的臉，點一下頭。

她遲疑一會，又慢慢地說：

『琳琳……斐爾先生快會做你的爸爸了！』

他們坐得很近，孩子覺得她說這話的時候，呼吸也急促起來了。他不很懂得這

是怎麼一回事，可是這新奇的消息，不得不使他怔了一怔。

「你高興嗎，琳琳！」她拍拍孩子的肩頭。

「我很高興的，我有兩個爸爸了！媽媽，你不是說斐爾先生很歡喜我的？」他臉上浮着笑。他彷彿知道一個人只該有一個爸爸，因為他只看見人家有一個爸爸，不過他也並不明白有兩個爸爸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母親兩眼的睫毛上，不知什麼時候有着淚水了。他不敢問她為什麼要哭，母親一向是紀念着爸爸的，也常常說只要爸爸還活着，什麼事都要比眼前的好些。現在斐爾先生可以做了爸爸，那不就很好嗎？要是她覺得斐爾先生不好，為什麼她要說他快會做爸爸呢？

「媽媽，為什麼要哭啊？」他輕輕地，搖着她的身子。

「沒有呢，媽媽沒有哭，只要你覺得高興，我決不會哭的。」

雖是她覺得孩子多少已失去了天真，而且在她聽來，孩子的話又是那麼刺心；

不過她總覺得活在這世界上，這孩子是唯一親切的人了。

這一個夜裏，他們都做了很長的夢。孩子好像斐爾先生真的做了他的爸爸，家裏果然熱鬧了許多，斐爾先生也待他好，他喜歡的東西，全都買來了。可是母親的夢裏，看見孩子哭着，他完全跟從前兩樣了。他變得十分沉靜，古怪得像老人一樣，家庭的幸福，幾乎爲這樁事全都消失了去。她醒來的時候，枕頭上竟還有斑斑的淚痕呢。看看睡熟的孩子，臉色那麼平靜，側着身子，仍舊是強要她買歡喜東西時的神態。她禁不住偷偷地在他臉上吻了幾下，一種哀傷的情緒，又在刺着她的心了。

對於這個獨子，她現在真覺得矛盾呢。她開始顧忌到孩子是長大起來了，已不像素來一樣的天真——可不是爲了那樁事，他說了那麼懷疑的話嗎？她想，也許在那小小的心上，正在鄙夷着做媽媽的人咧。她爲了那樁事，彷彿分去了對於孩子的愛，於是又覺得孩子可憐起來，便在他額上又吻着了。同時因爲那矛盾的心理所驅使，她眼眶裏又含滿了眼淚。

真的，當丈夫死的時候，她做夢也不會想到，在這一一生中還會有戀愛的事情，就是七年寡居的生活中間，他也何嘗妄想過這類事情。她甘願丟棄一切幸福，一心撫養那孩子，一心努力於事業；甚至有許多朋友，也說她是難得的了。可是她如今却愛上了斐爾，她也不知道由於命運使她如此，還是生活寂寞而使她這樣的；她替自己辯解的是，因為斐爾先生的愛好，正和丈夫的相同，爲了紀念已故的丈夫，她以爲跟他接近是出乎自然的；而且他又那麼待她好，他像對母親一樣地崇敬她，也像對情人一樣地愛她；正苦着寂寞的她，便沒有勇氣去拒絕了。何況他又會寫許多動人的故事，她以爲生活上有這麼一個人，能夠把許多故事感動她，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有時候，他會好半天伴着她講許多他所寫過的故事，有時候，他也把計劃着的東西，請她參加意見。她就這樣給他吸引去了。

兩年前一個殘秋的夜晚吧，她聽到曼陀林的聲音，因爲彈得那麼哀傷，才使她注意起來。她知道這聲音是從對面的窗口傳來的，那邊不久搬來一個獨身的男人，

有一次她在窗口看見過，是中等身材的一個中年人，古怪地帶一副很大的眼鏡。因為那個眼鏡，使他的臉子看去是神經質似的。記起那神經質的臉孔，倒有點吸引她，於是她走近窗口去，看見他正靠在洋臺的欄杆邊。他彈完一曲，便唱起歌來，他低低地唱着，聲音和歌詞是一樣哀傷，那哀傷的歌聲很重的打在她心上。在丈夫的愛撫下，他覺得愛就是她的生命，從丈夫死後，她便掉到深淵似的，嘗夠了哀愁。現在聽那男人的歌唱，才知道人間的恨事有這麼多；對着黑夜的天空，她流下大顆的眼淚。

「夫人，你也愛曼陀林嗎？」大概他看見她的失神吧，便這麼問。不防他會說這樣一句話，她猛的驚醒過來，她鎮定一下才說：

「是啊，我是最愛聽曼陀林的。」

「我慶賀我自己有一位好鄰居咧。」他臉上露了一點微笑，提着曼陀林進去了。

他每夜站在洋臺上彈曼陀林，唱那首十分哀愁的歌；她也每夜站在窗口聽着。

她常常看見他的眼裏包着淚水，有時候他的彈奏戛然停止，回到裏面去。她也常常含着淚，直等他走了進去，她還呆呆地獨自站在那裏。從幻想裏覺醒過來以後，她總得走到孩子的床前去，俯着身子吻他一會，對於丈夫遺留下來的唯一的愛子，她沒有方法再表示她的愛了。

他們雖是有同樣一顆悲痛的心，每晚追憶各人的往事，但他們沒有講過第二次話，仍舊像沒有認識的一樣。有一天傍晚，她在窗前的桌子上發現他一封簡短的信，這樣寫着：『夫人，我知道你也和我一樣，給命運玩弄着的。可是我想不到你會把我的心又燃燒起來。這幾個月，我暗暗地看出你也有一顆熾熱的心。命運那麼地支配了我們；我願你不要使一顆受過創痛的心，太失望了吧！』

她不能這樣的忍心，去拒絕一個同她有同樣命運者的愛；就說她自己吧，那創傷的心，再受不起什麼打擊的了。而且眼前這生活，雖有孩子安慰着，那寂寞畢竟使她難受啊。

她既沒有勇氣拒絕另一顆寂寞的心，她也沒有勇氣宣告這件事情的，就是對於自己的兒子，也拚了多大的勇氣才宣佈呢。在這樁事情上，她覺得自己處在十分為難的境地中了。

「斐，我們是不應該愛戀的啊，人家會說我是多壞的女人呢！」

「管人家什麼呢，由他們說好了。只要戀愛是真實的，就是聖潔的了。」

「可是，我怕啊！我覺得自己犯了什麼罪似的……」一說到這個話，她的臉色就會蒼白起來。

但是他却變得十分嚴肅地說：

「啊，我真想不到你還有這樣怯弱的地方。」

「總之，對於這一樁事，我的理智和情感都失却了作用，我常常覺得自己矛盾，我愛你，但是我又常常覺得有許多人在笑我……」

像這樣的話，她已說過三次以上了。不是嗎，天真的孩子，方才那態度不也有點

兒諷刺她這樣想。這事情沒有正式宣佈以前，她的心已經受到這樣的打擊，要是再給人家知道了，會使她怎樣的難堪呢！每次這樣想到時，她的心就會戰慄起來。

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幾聲夜鶯的叫喚，這聲音又是那麼淒涼地落在她心上。一鉤眉樣的明月，正在窗前看着她，閃着諷刺的眼。那潔白的明月背後，她彷彿看見建的微笑的臉，這微笑慢慢擴大起來，像一柄尖刀那樣的刺在她心上，於是身心都震顫着了。但隔不多久，一個仁慈又嚴肅的臉子，又浮在眼前，好像有一個聲音向她輕輕地說：你是不忠於丈夫的女人啊！她的心，禁不住劇烈地戰慄了。幾年前吸引過她的宗教的力量，此刻又威脅着她咧。丈夫故世以後，她的確信仰過宗教，宗教也多少給了她一點安慰；上帝向她伸過仁慈的手，撫慰過她的。宗教使她悲痛的心寧靜下來，宗教也給了她生活的勇氣。宗教會告訴她怎樣忍受一切苦難，怎樣把虔誠的心，求助於上帝。宗教也教訓過她：『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我對其餘的人說，不是主說，倘若某弟兄有不

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妻子，女人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她就不要離棄丈夫。因爲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聖潔。』宗教也教訓她說：『丈夫活着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若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那在主的人。然而若常守節，更有福氣。』雖說上帝也允許一個女人可以再嫁，而她又覺得對於斐爾先生的戀愛是坦白而純潔的，可是她現在總覺得自己犯了什麼罪，就說她把上帝也允許的話來解慰自己，也是徒然。心上的黑影是沒有方法拂拭的了。

月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溜在西邊，她注意到時，窗上已塗着奶白的光，她知道太陽也快升將上來了。此刻她才感覺到失眠了半夜的疲憊。

這一天早餐桌上，還特地給孩子多放一樣愛吃的東西，孩子也分外高興地對她說：

『媽媽，我昨夜做一個夢，斐爾先生伴我玩許多地方，還講許多故事給我聽。』

孩子活潑地跳躍着，到天井裏採下一朵丁香，簪在母親襟上。他天真的心，被這樁新奇的事占住着，使他十分興奮。昨夜夢中的情景，他以為就是眼前的事實了。好像斐爾先生真的做了他爸爸，對待他那麼好，媽媽更十分愛他。而且比從前更高興了。他愉快地到了學校裏，在運動場上遊戲的時候，輕輕地對一個同學說：

「我快會有一個爸爸了。」

「怎麼啦，不是你早沒有爸爸嗎？」

「可是現在快有一個咧。」

這同學拍着手笑了，向另外一個同學的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話，那另外一個也看着琳琳笑了：「琳琳，你媽媽又要結婚嗎？你怎麼不害羞呢？」

這些話，跟那種譏刺的笑，把琳琳嚇呆了，他的眼淚在眼眶裏發着光。於是他直覺到有兩個爸爸是該被人家譏笑的事，他想要問一問到底是怎樣羞恥的一回事，可是他沒有這個勇氣。

『一個人有兩個爸爸的哪！』旁邊又有一個同學惡意地說。

那個年長的，看着琳琳可憐的樣子，便拉着他的手，輕輕問他說：

『琳琳，你可是騙人的？』

他搖了搖頭。

『一個人有兩個爸爸，要給人家笑的哪，人家也一定要笑你的媽媽呢，離我家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女人跟另外一個男人跑了，人家都講得她什麼似的。還有，你不知道嗎？我們班裏的小胡他的媽媽也結過兩次婚，他有兩個爸爸，就給人家當做笑話咧。』

這一天，他覺得同學們都把奇異的眼光向他看，好像他們都在偷偷地私語，說着他有兩個爸爸的事。甚至在上課的時候，好像教師們的眼睛也常常注視着他。他想到什麼地方去痛哭一下，才可以發洩那被冤屈的悲痛。於是他幻想中的快樂，都消失了去，而且覺得斐爾先生是十分可恨的了。他並不像當初那樣，因為懷念故世

的父親，才懷疑這樁事情，現在他明白對於他是一種羞恥，他覺得媽媽和斐爾先生都十分可恨了。

放學時候回到家裏，媽媽正看着一本什麼書，看見他回來就笑着了。然而他板着臉，等到媽媽叫他，他也沒有開口，而且，撮着嘴，向媽媽看了看；心裏却在想，媽媽爲什麼再要跟斐爾先生結婚呢？

『琳琳，什麼事委屈了你，這麼不高興的？』

孩子沒有回答母親的話，他倒在母親懷裏，便放聲哭起來。

『怎麼的，琳琳，誰委屈了你？』母親還是那麼問着。她撫着孩子的頭，把手帕揩乾他的眼淚，還輕輕地說着安慰他的話。

『媽媽，同學們笑我有兩個爸爸呢！』

孩子那麼說。他看見媽媽的臉立刻蒼白起來，她的兩唇也微微顫抖着。他不敢再往下說，只看見母親的眼眶裏包滿了淚水。他恐怖得心都戰慄了。

最後媽媽放了他的手，一個人走到房裏去，房門也輕輕地關上了。他站到房門口時，聽見媽媽輕輕地啜泣着。

那天以後，他常常看見母親的臉是蒼白的，她變得十分沉默，然而比從前更慈愛了。她每天晚上獨個兒祈禱，態度是那麼虔誠而嚴肅，他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媽媽也常常向上帝禱告的，但是他記不起可也是這麼虔誠和嚴肅的了。

貓

當年老的政治家欠起身子，送走客人的時候，晚秋的斜陽已經蹣跚在窗口了。想不到這樣一談，把陽光又送走了兩尺多遠，一個可貴的晚秋下午，又在磋商籌劃中溜了過去。他側過臉子來，看那楠木高脚几上的小鐘，正指着四點三十五分；那客人到來的時候，才打過兩點呢。自從他因為操心過度，身體累壞以後，遷住到都市近郊的別墅來，對於一切拜訪的客人，都命令閹人婉言謝絕的。只有幾個在政務上必要得他磋商的人，才允許着可以有接談的機會，而且也爲了使生活能隨便一點，他就在他個人的起坐室裏見客，一個月以來，他還沒有在嚴肅的客廳裏坐過一次呢。

近來這年老的政治家爲了許多國家大事深謀遠慮之外，心裏還感覺得一點濃重的悲哀。這悲哀無賴地壓着他的心，像一個可怕的黑影，常常在他的心頭晃動。

起來，雖有着卓越理智的他，也無從爲自己排解了。他知道能夠有一個休養的機會，在這樣清淨的地方住兩三個月，那麼幾年來政務上日夜不息的操勞，已經很夠調劑了。現在這個壓着他心頭的悲哀，原是精神上一隅的傷痛。他覺得跟着在政治上日漸被崇敬着的地位，他內心的孤獨和寂寞，也跟着日漸濃重起來。好幾年中，這種悲哀好比是剛苗生出來的細芽，在他的靈魂裏越長越大了。同時他又想，如果他和別的人一樣，把政治地位作爲貪得利祿的工具，用政治的手腕，偷得穢褻的榮華和富貴，恐怕他不會這類孤獨寂寞之感吧。在那時，他的周圍一定有許多諂媚的人，也有願意將自己生命來賭咒的，想得到他臂助的人；雖然這些諂媚和賭咒決不是真實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醜惡的真實了。然而現在呢，他看着人們對自己崇敬的態度，崇敬的話，他明明看到他們的言辭舉止之間，掩藏着許多卑鄙和醜惡。同僚們爲了他的公正而崇敬着，下屬們爲了他的威信而敬畏着，他處事的公正和果毅，阻礙了許多人的利慾，而使他們在暗地裏抱怨。

便是剛才那個客人，在磋商了幾件緊要事件之後，說到近來減政的問題，是何等的流露着一些私謀和醜惡呢。如果他的話語含糊一點，一定會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他當時就明白的宣說，這減政的事，如果不符合原來的計劃和主旨，不依照規定的步驟做去，他必得查究的。他還補白了一句：

『我們這減政的計劃，爲了要收到減政的效果才實行，如果有一部人從中取利，一定要嚴重懲戒的。』

他清晰地看見一道戰慄的光，在那個四方的胖臉上閃了一下，那客人是怎樣地顯得侷促不安呢。那客人說了幾句希望他早日康復的話，就匆匆告辭了。

他接了侍從者遞來的煙斗，吸過幾口，剛才那客人不自然的態度，還清晰地如在目前，給掩藏着的一點僞詐，好像暑天的鬱風，拂到他心上，使他十分難受。在他過去的政治生活中，時時刻刻地，接觸着一切給掩藏不住的僞詐和醜惡，却從未占住過他的心。最近這幾個月來，因着那無涯的孤寂之感，十分厭惡起來了。爲了要排遣

眼前這不快的心境，他從書架上拿下一冊新裱起來的董北苑的手冊，這是宋代前期的山水名作，對着那一幀幀山水風景，就好比置身于江南勝處了。剛看的時候，似乎極平淡，但仔細觀摩一下，就能領其中真趣咧。那一頁寫晚景的，村落茅舍，只用簡單的幾筆寫成，却見得十分有生意。他看得入神起來，把那卷畫冊放到沙發的另一端，遠遠望去，那遠峯山壑之間，真的籠照着一片晚色呢。在這病體需要休養的時候，還是看看過去名家的書畫，最能使心境平靜了。何況對着這些名貴的筆蹟，想起前人在當時不得志的悒鬱，將深遠的懷抱，寄寓在山水之間，流露在手腕底下，那麼將自己比擬起來，真是遠勝多多了。在這樣多難的時代，能夠在錯雜的政治舞臺上周旋了二十多年，使許多只貪利慾的人，在他的公正下低下頭來，比着那些悒鬱終身的古人，可以自慰多咧。

這老政治家思念到這裏，掩住手裏那卷畫冊，向對面壁上掛的幅八大山人的山水，出一回神，看那超脫的意境，渾厚中又帶瀟灑的筆致，實在不是一個世俗的人

所能領會的。他恍然覺得在他家中藏了數十年的這幅名畫，到今天才得了解呢。他以前總怪着前人的畫，往往寫得太怪僻，太離開了這個真的世界，到現在他才懂得前人所以會寫成這種畫了。他覺得，若是他以前的努力，一點沒有成就，或者他那時缺少勇氣使他公正地完成許多事情，那麼也許會寫下許多怪僻的畫境吧。然而他的思想又轉了回來，他問着自己，現在他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也不過是無際涯的孤寂罷了。於是他面對壁上的名畫，吁了一口氣，十分感慨了。

一種油然而生的對於人生的感嘆，在這生活于理智中的人心上，塗着一層濃重的色澤。幾十年來嚴肅的生活中，使他也需要一點恬適的樂趣，然而他所見到的，永遠是同僚們偽詐的態度，下屬們崇敬的模樣，以及侍從們戰戰兢兢的醜態；便是在這身體失了康健的時候，也不能看到一張體貼的臉，一句親切的話。自己的妻，彷彿也爲了他被崇敬起來的威信，用敬愛的態度對他，早就沒有親切意味了。膝下那個美麗女兒，雖是生長着一副愛嬌模樣，然而一站到他面前，就好比是一隻受驚的

兔子，只說着一些做作的話語。想到這裏，他重新打開那卷手冊，要想使這種氣氛沖淡一點，却不料心頭更紛亂而憂鬱起來。

他想不到一生爲政治而奮鬥，結果却體味到這種寂寞和孤獨的。他也想不到撇下許多要務，一意要在晚秋的郊外休養一下的機緣中，會發現人生這種淒涼况味的。這年老政治家一顆理智的心，幾乎爲了這種淒涼和孤寂之感，要決心拋棄政治的生活，拋棄被人們崇敬着的威信，遷移到一處好風景的地方，帶着許多名家的書畫，陪着前人的挹鬱和懷抱，終老在山水田野中間。

正在這個時候，門口那邊溜進一隻小小的花貓，連跑帶跳的竄到了他腳邊，便仰起那個小圓的腦袋張着兩隻蔚藍的透明眼睛，咪的一聲叫了起來。被淒涼的幻想困住的他，看着這小花貓的可愛樣兒，心情倒被激動了。他正要俯下身子，仔細看

一下時，侍從者已經敏捷地趕了進來，用兇惡的神色，預備伸出右腳趕掉牠。

「讓牠留在這兒，我歡喜牠的。」他溫和地向那侍從的說。

那侍從的連忙縮住了腳，恭敬地鞠了一個躬，往後退走了，他看見那恭敬的目光中，閃着幾分驚訝。

「這一隻小貓，是那裏來的？」他向那小花貓看了一會，又關心地這麼問着。

「怕是沒人家收留的野貓，廚房裏給他吃過幾次飯，就留下來了。」

小貓好似要爲牠自己辯白一下似的，又嗲的叫了起來。

「真是一隻可愛的小貓呢！」那年老的政治家，倒覺得這小東西毫不做作的可愛了。看那渾圓的腦袋，渾圓的身體，以及全身光潔的毛，都十分玲瓏而嬌美，何況顏色又這樣美麗；全身用白毛做了底子，腦袋上面塗了一大塊黑的顏色，全個背面都是黃和黑調成的。他記得有一幅貓的名畫，寫松樹下，一隻奔跑着的貓，那顏色和姿勢，完全跟眼前這小東西一模一樣的，他伸起一個指頭，向那小花貓作一個勢，不料小貓伸長着頸子，把兩眼成一條小縫，身子一蹶，就毫無忌憚的跳上了沙發，躲在他身邊了。這一個意外的舉動，倒使他又驚異又愛好咧，想不到這個無知的小動物，

會這樣直率而坦白。於是他心裏的憂鬱和悽惘，消失大半了。他用手掌在牠背上撫摩一下，那小花貓又感謝似的，仰起小腦袋望到他長着兩撇鬍子的臉，嗷的叫了一聲。

窗外飛一羣南歸的雁兒，悽婉着的叫聲，透過淡黃色絲絨的窗簾，把晚秋的暮色，一起帶着進來了。他便站起身子，走向窗前，拉開了窗簾，侍從的爲他推過一張小的沙發，他對着暮色，坐了下來，剛才叫着的那羣雁兒，還隱隱錯落在遠樹那邊，許多小的黑點，看去宛如潑在一幅圖畫上的墨跡。那向晚的陽光，把一個秋郊烘染得那麼清麗，疏疏落落的幾家別莊，遠處農家的幾所茅舍，禿着枝兒的樹幹，在秋陽下面，都顯得十分靜穆而婉約。他再望到剛才雁兒們飛過的地方，已經消失得沒一點影兒了。

嗷的一聲叫，把那年老政治家的沉思打斷了，他回過頭來，那隻小花貓不知什麼時候又蹀在他那邊了。

『是一隻解事的小貓呢。』他又一次地在心裏自語着。

這一隻小小的貓兒，真的在他心上激起了一點波浪，他覺得常常惦記着人們那些做作和偽詐，不若看這小貓兒無邪的模樣親切多了。他正想再逗牠一下，一個僕人走前來稟告他說，醫生已經等候着，該是診治的時候了。

昨晚睡得遲了一點，今晨醒來的時候，那個窗帘上都洒滿陽光了。那秋陽却也十分絢麗，雖是隔着一層法國貨細花厚呢的窗幔，也照耀得房間裏十分輝煌。他在二三十年規律生活中間，除了幾次小病以外，從未像今天那麼遲起的，便是這一次遷到別墅以後，今天也是第一次的晏起。他知道這一回不是該睡在床上醫治的病，快六十的年紀，給繁重的事務磨折得需要吸一口新鮮的空氣，需要過幾天閒適的生活，也需要撇開一點嚴肅的氛圍，使永遠緊張的心弦有一個鬆弛的機會。他現在明白，過去的嚴正生活，使他失掉了人生歡樂的一面，以致他近來常常感到孤寂和

憂鬱。這一月以來，他爲了愛好秋郊的初陽，總是像平日康健的時候一樣的早起。每天他打開窗子看這浸在清晨裏的田野，丟開了一切的思慮，喝着早茶，他總覺得比聽醫生的勸告，多吃一杯鷄汁，多打一針肝精要有效多呢。

昨晚却勾起了看畫的興致，到午夜才睡去的。畢竟是一個病弱的身子，今天到這麼晏醒來，身子還有一點疲憊。他咳了兩聲嗽，早有侍隨的輕輕進來，預備侍候他起身的事，然而他只坐起半個身子，要幾個墊子，那麼倚着就得了。

一陣清脆的笑聲，從隔壁的房間裏傳過來。隔壁是太太的房間，一聽就知道是他女兒的笑聲，他便想到這母女兩個人，一定在歡樂地談笑了。也許女兒正倚在太太懷裏，強要她置購什麼東西。接着隱約聽得太太的聲音，說了幾句什麼話，便聽女兒說道：

『我不愛這些！』

好像太太爲了女兒的撒嬌模樣，也笑了一下，底下的話，又隱約難辨了。

這一個只聽到而沒有見到的，母女親愛的景象，又使他勾起無限的感傷。他在生活上感到的那點孤獨和寂寞，又充滿着他的心了。他在嚴正的生活之外，也需要着親切的歡樂呢。然而便是他生活中最親近的太太和女兒，也從未將親熱來對待過的，她們也爲了他在政界上日漸被崇敬起來的地位，對他只有敬畏和虛僞。思念到這裏，昨天填滿在胸中的那種憂鬱和傷感，又噬着他那理智的心了。

他命令着打開了窗幔，對面屋子上停着兩三隻喜鵲，撲的一聲都飛去了。窗外是一個明朗的晴空。他看到被陽光撫着的桌子上，昨晚觀摩過的許多畫件，凌亂地堆在那裏，那些精裱的軸子和手冊，陪着前人深邃的畫景和筆意，在他的眼前輝煌起來，他又一次憂鬱地問着自己：人生難道這樣窄隘的嗎？

可是他那中年的太太，穿着得十分華貴地進來了。那雍容大方的姿態，貴重的衣飾，都顯示出她是一個有身分的女人。那長圓形的臉，端正的眉眼鼻子，都見得包含着靜淑的美德的；但那玲瓏的嘴角，却又見得是溫柔善感。

「昨晚聽說你睡得極遲的，我就心你又會引起那失眠的症象了。」

這一句體貼的話投在他正感到寂寞的心上，倒覺得十分親切。然而他看着太太的臉，那臉上却找不到一點親切的情緒，而且那冷靜的目光，冷靜的嘴角，都是十分矜持的！於是他心上感到的那一點親切意味，一忽兒又煙消雲散了。他希望自己這感覺的錯誤，便微笑着道：

「因為有了興趣，不覺得困苦，我想不會妨礙身體吧！不過今天醒來還有點倦意。」

他以為太太一定再會說什麼關心的話，或者會嬌笑着說，到這兒來是休養身體的，不要爲了看畫看書，反累壞了身體。可是太太好像已完了她責任似的，只淡淡的笑了一下說：

「我昨天問唐醫生，他也說你身體康復多了。」

太太這句應酬似的回話，倒將他的心刺了一下。他直覺到兩人中間，隔離着一

層薄膜。不過他那顆理智的心又告訴他這是素來的生活習慣。接着太太告訴他，他喜歡的那套軟椅，今天下午可以送來了。又告訴他，今天晚上某夫人有一個宴會，她和女兒都得到去參加，今夜怕不回別墅了。

他一面微笑地點着頭，一面看着太太那種淡漠的模樣，不能不深深地感到一點淒惘。剛才從隔壁房裏傳來太太的溫存的語調，爲什麼不在自己面前說起來呢？於是這老政治家也想起來，他未在政界聞名以前，和前妻共同生活的十年中間，他也享受過那種親熱的生活。那位死去的太太是一個熱情的聰慧的女人，她給他的歡樂和親切，在現今孤寂的心裏回憶起來，更覺得可貴。記得兩人剛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爲了對於前途的雄心，常常會忘形地快樂起來的。可惜前妻在他聞名之前就死了。

然而一個思想又飛到他心裏，如果前妻活到現在，是否也只把敬畏來對待他，而顯得跟自己隔膜呢？現在這位太太，不是在他聞名以後才結婚，却是在年青時就

結了婚的，會不會像現在這樣的虛偽呢？這些倒使他的心紛亂起來了。於是他扔了這個思想，問着坐在沙發裏喝茶的太太說：

『淑儀近來幹點什麼呢，這麼十六七歲的年紀，最是頑皮的時候啊！』

他自以為這樣的一句話，太太一定會高興起來，告訴他剛才女兒要買一件什麼東西，然而太太却裝了一副嚴肅的臉色說道：

『她就是孩子氣一點，讀書倒還認真。』

他才知道沒有法子使談話會親熱起來了，便點了點頭，看着窗外的浮雲。正在各自沉默着，一陣高跟鞋的聲音在門外響着過來，女兒穿着淺黃的時裝站在門口了。她先走到父親面前，問過早安，就走向母親身邊坐下來。她爲了太太剛才允許她今晚不回別墅，而且允許她下星期住在學校裏，所以滿心充溢着喜悅。她一轉過頭，便看見衣鏡裏自己的側影，那婉約的風姿，在她自己看來，也覺得怪可愛憐的。她忍不住驕傲地微笑一下；可是她微笑還沒有收斂的時候，從衣鏡裏看見倚在床上的

父親，正笑望着自己，他便有點顫慄了。

「淑儀，你預備今晚也去參加李夫人的宴會嗎？」

聽父親的聲音，雖是比平日格外溫和，可是她一時竟有點失措。幸好她還機警，便順勢裝着極高興的樣子說：

「李小姐也特地邀我的，媽媽又要我陪她，所以我預備去參加。」

那老政治家看見女兒的嬌美模樣，又看見她高興的樣子，覺得女兒比往常又可愛了一點。那蜜樣的服裝，襯着她乳白色的肌膚，更顯得嬌嫩。於是他端莊的臉上，泛濫着微笑了。然而他的微笑，使女兒感到了一點恐怖，她以為父親一定看出她掩飾的地方，才故意笑着的。所以她極力的使自己靜穆下來，因此她的嬌美臉色，像襯了色的桃花似的也跟着失去了。因此她裝着看壁畫的樣子，憂鬱地看了她母親一眼。

太太懂得女兒這眼睛裏說着什麼話，她正要使女兒有一個先走的機會，那做

父親的却說道：

「等我身體復原一點，將離開這裏時候，我們也招待一次客人，非但也請太太，連小姐們也請到，倒是很有趣味的，你說是不是？」

老政治家的溫和及高興樣子，自從搬到這別墅以來，還是第一次呢。太太微笑一下，好似驚疑着丈夫這種例外的話語，遲疑了半晌，才溫雅地說：

「好吧，我們到那時再決定好了，要是你精神不大好，也不必麻煩自己。」

他並不覺得太太這樣的話，是關懷自己的身體，只覺到這樣的興致，太太還沒有體貼到，却用這些話來岔開了。他以為自己說了也請小姐們的話，女兒也會高興的，誰知女兒的臉色，却十分靜穆，只睜着兩隻明亮的眼，向他望了一下，就避開了。

於是他微微嘆了一口氣。聽着太太用嚴正的神色對女兒說快去上課的話，又聽着她向自己告退的話，看着母女倆往外走了。快走近門口，女兒忽的大聲道：

「怎麼的這隻小貓，差點兒我給牠絆倒了。」

還沒等這些話說完，那隻小花貓已經站在屋子中間，仰起那個渾圓的腦袋，向床上的老政治家叫着了。

這小貓正在他感到十分哀愁的時候，又闖進他心裏來了。他伸起一個手臂，向牠作一個勢，又用手掌在床邊拍了兩下，讓那隻小花貓任性地踩在床上。他撫摩着光潔的花毛，一種鍾愛的情緒，便油然而生。

這一隻被認為解事的小花貓，就成爲這老政治家每天的同伴了。牠常常踩在他的腳邊，圍着身體打鼾兒；他逗牠的時候，總是睜了兩隻眼，嚙嚙的叫起來，這柔順的聲音，在他聽來是十分親切的。有時牠任性起來，便倚在他身上，緊緊地靠着他，像一個懂事的孩子，等他趕走的時候，才跳着跑了。有這樣一隻柔順的小貓陪伴他，倒使他增添了一點愉快，憂鬱和哀愁，也淡忘多了。

可是在一個細雨的清晨，那隻小花貓剛從外面進來，蹲在他腳邊，他正在讀到

晨報上一段關於他病居的記載，那記者幽默地說着老政治家終天與小貓作伴的逸話呢！他細細看了一遍，扔了那張報紙，喝着橄欖味的雨前，一縷哀傷之感又在襲擊他的心了。

『看吧，人們連一隻小花貓，好像也要從我身邊扔掉呢，真是窄隘的人生啊！』
他嚥下一口甜澀的雨前，用脚尖踢着那隻渾圓的小貓。

跟着他的嘆息，那小貓輕輕地叫了起來，那叫聲和着秋雨瀟瀟的音響，使寂寞的空氣，也震顫着了。

紅 蟲

「唔，你是神經衰弱，一定沒有錯……你說平時常常頭痛，做事又容易厭悶，夜裏不能安睡……這些都是神經衰弱的現象！」梅醫生說道末了一句話時，語氣是非常鄭重的，而且他還微微晃動一下腦袋，意思要加重這語氣的分量，接着他要病人伸過手來，便看着桌上一隻銀質掛錶的秒針，計數着脈搏。但偶然他的目光也離開了那隻錶，看一眼這位蒼白的神經衰弱者，也看一眼其他坐着立着的幾個病人。

這間長方形的小小診察室裏，果然還守着五個病人，靠窗口一隻藤榻上面，躺着一個工人模樣的男子，露袒了右臂，肩頭有手掌那麼大一個瘡，給看護李小姐用棉花蘸消毒水揩拭着。那男子緊閉了眼睛，因為忍痛的緣故，鼻子只縮做半寸來長，上面馱滿了皺紋，一張嘴也老歪在左邊。李小姐手裏的鉗子動得任性一點，他的身

體便一抽搐，嘴和鼻子更扭得歪曲了。坐在東邊藤椅上的兩個女人，都故意讓身子坐得偏斜一點，不願看見這慘痛模樣。可是其中那位中年的太太，又常常不能自制地回過頭去看一眼，便搖搖頭，或者扁一扁下唇，表示不忍卒觀的樣子。而且她每看一眼，就得咕噥着這麼一句：

『真是前世作的孽！』

說上第五次的時候，傍邊那個二十七八歲的姑娘，轉過臉來橫她一眼，就走了開去，裝作看壁上掛着的人體解剖圖了。

這診察室裏除了壁上七八張人體各部的圖，五六張供病人坐的藤椅，以及窗口那邊的藤榻，就只有梅醫生那張辦公桌，另外有一張小小的長方形桌子，端放在梅醫生座位之後，上面放着一些最普通的藥物。這些藥物中間，常常有許多吸殘的煙捲，梅醫生總不忍丟棄它們，他在各方面都很省約，都講究經濟的辦法。就只有抽煙捲，他不講這些。他每天燃上二十多支煙捲，怕只有二三支是好好地抽完的。譬如

他剛燃着了一支，正巧有什麼事情，便扔下了它，儘它慢慢燒完；有許多中途熄滅的，那麼等他下次想到吸煙時，將它從煙嘴上拿了下來，鄭鄭重重地端放在玻璃瓶火酒燈這些東西旁邊，好似停會兒再抽完它的。其實若不是李小姐每三四天丟掉一次，或是車夫阿三收拾了去，這些煙蒂兒堆積起來也很可觀呢。

現在梅醫生手邊，就攔着燃燒剩半支的煙捲，只吐着一絲軟弱的青煙，看去也要熄滅了。他診完了脈，隨手將那支煙嘴兒推過一點，溫溫和和地說道：

『神經衰弱，最好少用一點腦筋，一時怕不容易就好，應該要靜養……』梅醫生嘻開着一張闊嘴，向那個蒼白的臉子看了一眼。

『那有沒有危險……』那個所謂神經衰弱患者，小聲兒問了這麼一句。聲音雖輕。聽去却十分顫慄的。

梅醫生一張闊嘴立刻又嘻開了許多，『危險是沒有什麼危險的，我說你少用點腦筋，靜養靜養，再加醫藥的力量，慢慢兒就會好。』他說得比剛才更溫和。他醫治

病人不但用醫學，也應用着笑臉和軟語，他自命深知病人的心理，用這種態度來對付，不會使病人生厭的。此刻他說完這些話，隔上好幾分鐘才把笑容收斂下來，於是他一隻手支着頭，沉思了一會。其實他臉上雖沉默，心裏却翻騰着小小的波浪；這又是一個機會，不要讓它錯過。像這樣慢性的病，他必得先用點工夫使病人信任，然後他就可以做一筆生意了。

「唔，今天我先給你配一點藥，你回去試試看……不過……」梅醫生這時才把支着頭的一隻手放下來，跟另一隻互相搓着。「不過，最好是打針最有效，可以完全好。我這兒有一種神經衰弱特效藥，新出的東西，是日本武田牌的，十分可靠。我先替你打一針，今天晚上你不要多想，靜靜心，包你能好好安睡。」

他說着，就在桌上的小盤裏，從許多玻璃管注射液中，揀出了一支，放到病人面前。「就是這個東西——很可靠的神經衰弱特效藥！」

「是日本牌子的藥，可靠嗎？」那個蒼白臉子上，一臉是神經過敏的神氣。

梅醫生笑，但笑得十分溫和，他懂得病人對於日本的貨色有點不相信。

「這個倒不必擔心，他們對於醫藥是很有研究的，而且——也不會有毛病。」這最後兩個字說得極含糊。却把那支特效藥只做廣告似的，仍舊放進小盤裏邊。然後他站起了矮小的身子，走到對面的配藥室裏，從抽屜中檢出一隻紙匣拿了一支注射劑，裝入了一個半〇〇的注射針裏。然而這個已經不是他所說的特效藥，而是國貨的普通血清注射劑。他向人家介紹藥品，總喜歡說是日本武田牌新出的東西；實際上他所用的，大半是中國的出品。

「這是第一針，也許還不見極大的功效……告訴你，你這神經衰弱，是屬於精神方面的病症，你要信任醫藥，那麼醫藥對於你才會發生更大的功效。」梅醫生畢竟有點兒虛心。

他還想說什麼話，車夫阿三却進來叫他聽電話去。

「唔……」他應着，差不多每次說話總把這個「唔」字提頭兒，「真討厭，你

問個明白就得了，何必一定要我聽！」

「說是一定要你自己去聽。」阿三敞開着紫醬色的胸脯，還用手掌抹着額上的細汗珠。

「那裏來的電話？」顯然梅醫生無心去聽，一邊說一邊又坐到辦公桌前開藥方。

「縣政府裏，不知道說是什麼科，我可沒聽清楚！」

「縣政府？」梅醫生愕然擡起臉來，張大了他的闊嘴。這麼愣着四五秒鐘，才覺得在衆人面前不應該如此失態，便又改了一副和氣的態度說：「我就來聽了。」又低頭寫他的藥方。

心裏總不免有點煩亂，縣政府的什麼科怎麼會打給他電話，可是有誰發生了急病？然而有急病，只要請他立刻去就得了，何必一定要親自聽電話。這些疑問在他的心裏起伏着，怎麼也擺脫不了，因此心裏雖想趕緊，實際上反寫得十分緩慢，但梅

醫生在這樣匆忙中，也不忘記在藥方右下角做了個記號——使李小姐知道打針費另收三元。他將藥方交給了病人，叫他到配藥室裏領藥，又和善地叮嚀兩句，自己就聽電話去了。

李小姐給那個肩頭生瘡的人收拾妥當，而且也已經包裹起來。她正在配藥室裏把軟膏裝進小罐子裏去。前回她把這樣一小罐藥收二毛錢，給梅醫生咕嚕了好幾次，他說這樣一罐藥，至少三毛五總可以收的，要是碰到上流的人，四毛五也很可以收。記起了這個事，李小姐不免還有點生氣，鼓起着腮幫兒，心裏想：今天準收三毛五，要是那個工人模樣的黑男子說話，她就得說，這是梅醫生的主意，你有話跟他說去，就是他說過前回是太便宜了你咧。

那個生瘡的人，坐在藤榻上剛穿好了衣服，還把左手伸到右肩上去按一下，嘴角歪了一歪，便站起來想往外走了。

「噯，你這個瘡生着多少時候？」看着他給李小姐收拾完竣的一個瘦長個子

問。他左腿也生着一個瘡，不過比起來就小得多了，只湯團那麼大，但全身又生了幾十顆小瘡，都是極頑皮的東西，一時不易就好，要是那一處好了一個，旁邊立刻會另外生起來的。

「真倒霉呀，生了一個多月，還是這個樣子！」那萎黃的臉上，說話時又皺起了許多細紋。

「像你毒氣歸在一起出，倒直截痛快！我是一身生了三四十個小瘡，又不容易好，那才是累死人。」

「毒氣歸在一起出？毒氣再這樣出下去，不得做活，人却要餓死了！」這句話的語氣非常抱怨，以致使他慢慢走動着的身子都有點抖慄起來。

這個人剛走到配藥室門口，梅醫生正從斜刺裏匆匆趕來，幾乎碰個滿懷。幸而兩方面都急急退讓一點，才算閃了過去。

梅醫生聽過電話之後，臉上是一派又似自得又似惴惴不安的神氣，原來縣政

府裏並沒有人患急病，却要他研究一件東西！可不是縣政府裏要他研究東西，這是何等重大的工作！他起先聽了這句話，心裏便猛的一震：既高興又不安。他覺得這類事情有點像蜜餞黃連，表面上好像有點甜，其實是苦的。何況縣政府裏要他研究的又是一件古怪的東西呢。他們要他研究城河裏一種小小的紅色的蟲，是否有害的東西，而且要說明用什麼藥料可以去殺滅。這真是麻煩的事情，叫他怎麼去研究？他心裏簡直有點紛亂，然而在紛亂中，他又有點自得。雖說這裏是個小城市，也有四五個西醫，縣政府裏爲何不請別人研究，而要請他呢？那自然有原因了。

想到那「原因」，心裏的得意一秒鐘比一秒鐘增長起來，臉上也禁不住透露着一絲笑意。剛走到座位那邊，裝作看掛圖的年輕女子正在辦公桌前轉過身來，他就趁着那笑臉彎了彎身子，請她坐下了，給她診察，他也沒想到她是最遲來的一個病人。

他聽她述說病狀的時候，臉上的神色，比剛才要高傲多了；便是那股溫和的模

樣，也變得高雅許多。而且他探問的話，也裝得像醫學博士，又嚴肅又簡要了。他用聽筒給她檢驗肺部時，那審慎態度，簡直像一個學識淵博的老醫士。

「這是婦女的一種貧血症，我看不是俗語所謂乾血癆……小姐，恕我這樣說——這種病，在許多獨身女子中患的很多很多。」他一面取下聽筒，一面顯得很有經驗的樣子。

那女人的腦袋稍稍低下了一點，向梅醫生看了一眼。

「我斷定你頭痛及消化不良都不是胃病，而是爲了月經病的緣故。」梅醫生心裏的一股自得勁兒，還在增長起來。「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好好地治療，你的身體還要壞下去，便是失眠等症，也要因此而起的。」

接着梅醫生又說了許多話，因爲心裏高興，話就格外地多，而臉上那股溫雅的笑，一直跟着他的話沒有消失。他給她藥方時候，又再三問她說，要她吃完這些藥，再來配一瓶，因爲這個藥既能健胃，又能使胸口減少氣悶的。末了他兩手搓着思索了

兩三分鐘，極鄭重地說道：

「不過根本的治療，還在月經一方面。好吧，我介紹你一種藥——」到這裏他又停了一會，好像要苦苦地記起那藥名似的，然後將藥名寫在另外一張紙上交給她。

可是那年輕女人有點不耐煩地：「這個藥要向藥房裏買的吧。」說着將那張紙塞進皮夾裏，就想回身走了。

「是呀，這種藥是向藥房裏買的。」梅醫生急忙說。「不過你買的時候要買注射劑，因為注射劑比較藥粉有效，它是直接到血液裏面的！」

其實上面有許多話他都用以應酬病人，他要她買注射劑才是真的話。無論那一種藥，有藥片有粉末有注射劑的，梅醫生總勸告病人買注射劑，因為病人吃藥片藥粉，對於他都沒有好處，如果是注射劑，他就可以有手續費了。

梅醫生懷着「縣政府也要我研究東西」的自得心情，將一個個病人診治着，

精神好似比往常振作了一點。一共八個病人，他勸四個人要打血清。要不是剛才那個年輕女人有點兒不耐煩的神色，他本來就快要爲她介紹注射血清了；幸而他見機，看來沒有餘裕介紹血清，就要她將那種藥買了注射劑。

今天真走了運，他勸導病人的結果，有兩個已經答應每天來注射了。那麼還剩下的五六匣血清，慢慢地總不愁沒銷路的。等到末了一個病人走出去時，他臉上浮着輕快的笑，立刻又想到那城河裏小小的紅色東西。

這個小小的紅蟲，他記得也曾看見過，每到天熱時候，河水裏就有這東西，像小蟲子那麼大；現在仔細記起來，彷彿那上面還有好幾隻腳咧。然而一想到要研究這小東西有沒有毒，而且用什麼藥料可以殺滅它們的事，心裏就煩亂着，他不知道該怎樣去研究，他簡直一點把握都沒有，於是剛才在心頭閃現過的快樂，立刻消失了大半，而且心裏有點煩亂，身上便覺得躁熱起來，他忙着用手帕抹抹臉子，看看窗外焦灼的陽光。現在正是鬱熱的五月天氣。

梅醫生這樣煩躁了一二分鐘，拿起煙嘴兒，剔去半支殘煙，又燃起了一支，用力抽着，好像要從這裏知道那小東西是什麼似的。可是沒吸上幾口，忽然有了一個極合理的主意：應該去盛幾個小紅蟲起來，用實物來研究。於是他扔下了煙嘴，急急趕出去找車夫阿三盛水。

阿三並不在門口，却從配藥室裏走出了最末一個病人，像幽靈那樣的，蹙過來苦着臉道：

「先生，除了吃這樣藥，還有什麼辦法呢？」那顫慄的聲音裏，充滿着死的恐怖。「唔，沒有辦法了，你還是靜養的好！」梅醫生毫不憐憫他。「你知道嗎？你醫治得太遲了。」

於是梅醫生頭也不回地向裏走了。他心裏却這樣想着：我告訴你方法，每天應該打三種針，吃最有滋養料的食品，在高貴的溫室裏治療，你能做得到嗎？你做不到，我何必說你遲早也不會好的了。他一邊在心裏狠狠地咕噥，一邊往裏走，嘴裏却又

大聲叫阿三。

「阿三送太太出去了。」王媽從廚房裏趕出來告訴他。

「太太到那裏去呢？」其實梅醫生這句話，只是自語罷了。他知道妻又出去打牌，而且臨走時也決不說明到什麼地方去的。想到這樣一個任性的妻，他身上又感到一陣鬱熱，心裏也更煩亂起來。

「王媽，你到河裏盛一碗水！」

王媽張大了嘴巴糊塗着，不懂這個話，心裏還以為是梅醫生說錯了的。

「怎麼你這樣獸着！」他有點動怒。應酬病人時候那點溫和的笑臉，早消失完了。「叫你拿一個碗，到河裏去盛碗水。不過，你要揀有小紅蟲的地方盛，知道嗎？河水裏不是有一種極小的紅蟲的？」

「噢，這種蟲，那是多得，隨便盛一碗就有這東西。今天潮水小，這種蟲最多了。」王媽回到廚房裏去拿碗，走向河邊去盛水。

他自己却走進靠河的一間起坐室裏，站在窗口呆望着。一河濁水，河面只五六尺寬闊，浮着許多垃圾東西，那膩膩的黃綠色的河水，正向東邊慢慢地流，那一堆堆的垃圾也跟着慢慢浮去。梅醫生伸長了頸子向東邊望了一下，那河身越到東邊也越加狹窄起來，所以河面上彷彿都給垃圾遮掩了似的。

『把這種水做飲料，十分不合衛生！』梅醫生自語着，搖着頭。他立刻又想到這是居民知識程度太淺的緣故：不論怎麼髒的東西，都往河裏扔，却一點不想想這種水就是每天喝着的！河裏既有這許多垃圾，那麼這些髒東西腐爛起來，自然要發生各種細菌了！

『那種小小的紅蟲，一定是這樣繁殖着的。』他在心裏下斷語。同時他像發現了什麼真理似的，嚴肅地自語着道：

『這濁水，便是傳染一切疫病的媒介，每年一定有無數的人，爲了這濁水而喪命！』

這時候，對面窗口倒下一大堆垃圾，跟着又有一碗油膩膩的東西。梅醫生用力搖了幾下頭，還皺緊着眉心，那張闊嘴都彎成一個弧形了。

其實梅醫生也只是第一次爲這條濁水興嘆，他每天在靠河的房子裏吃飯，偶然感到這河水太髒，也覺得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不用他一個人操心。而且單就梅醫生一家來講，不也是什麼東西都往河裏扔的？無論是什麼廢物，什麼髒水，以及他診察室裏那許多塗滿着膿血的棉花紗布，都一古腦兒丟在河裏。梅醫生看着對面倒下的髒東西搖着頭，心裏却想到自己家裏也有這個情形，他以前告過王媽和阿三，髒東西不准向河裏丟，他們却老是不聽話，有時候還說，什麼東西都要丟到遠遠的垃圾箱去，還有幾多時光來做事呢？因此梅醫生也就不管這些了。好在他覺得只有他一家不丟，也少不了多少垃圾的。梅醫生想到這裏吐了一口氣，好似要把心裏的鬱塞都吐了出來。現在他不是爲了這濁水，而是想到那小小的紅蟲，這小東西，他實在覺得無法懂得的。正好這時候王媽來告訴他，水已經放在他屋子裏了，於是匆匆

走回診察室去。他走近自己座位，不用低下頭去，便看見淡黃的濁水裏，蠕動着幾十個像小蠶子那樣的紅蟲。雖說用實物來研究最好，可是他對着這幾十個小東西，也不知該怎樣去研究。

「這應該讓生物學者去研究去答覆才對，做醫生的人，那裏會懂得河水裏這種東西！」他獨自抱怨着，拿起桌上的煙嘴來，剔去了只燒剩二分來長的煙蒂，又燃了一支。

窗口吹進一陣五月的鬱風，把梅醫生吐出來的煙霧，捲成一個個煙圈，悠然地消失在空氣裏。但梅醫生的心緒，並不跟那煙圈一樣。它紊亂得厲害。那點自得的心情，也慢慢在搖動起來了。

「說它有毒吧……有什麼毒呢……還總得說明人們吃了會生什麼病，那麼什麼病呢？——腸胃病還是皮膚病……」梅醫生用勁抽着煙，也用勁思索着。可是他立刻向自己反駁：「沒有根據，沒有根據，凡事總要有個根據才好。而且這個答覆

更不可亂來一下的，是縣政府裏要他研究的東西！要是給別人指出破綻，那豈不是……豈不是關係不淺嗎？」

一支煙完了，他的思想還只在這一點上轉來轉去，沒想到什麼主意。看看那碗濁水裏面幾十個紅蟲，還在泳來泳去，好似故意顯得頑強地取笑着他。

「噯，我有了一個主意！」他右手的指頭用力在桌上一拍，「只要查查生物學書就得了，讀醫學的時候，生物學也讀過的。」心裏拿穩了這個主意，又是滿身勇氣地站起來了。

李小姐剛走到門口，看見他這股若有其事的樣子，心裏暗笑着他，一定是今天掛號的人多了才這麼高興的。等梅醫生走出診察室門口，李小姐望着那矮小的背影扁了一扁嘴：

「老在銅錒眼裏翻筋斗。」

梅醫生却是滿身勇氣地進去找那冊書。然而走進書室裏一看，桌上全堆着兩

個孩子的教科書，打成幾截的墨，幾枝半段的鉛筆。便是那個書櫥裏，也亂七八糟堆着一些孩子的書：小朋友，兒童畫報，許多連環圖畫的冊子，還有幾件學校裏的手工。梅醫生搓着手，楞了好一會，才記起他的書有一次全給妻搬到雜物間去了。

「你又不讀這些舊書，就讓出來給孩子們安放吧！」記得妻有一次這樣對他說，就叫阿三幫着搬進雜物間裏去的。

然而雜物間的門鎖着，鑰匙當然給妻帶走了。梅醫生望着那上了鎖的門，心裏十分生氣，也簡直有點懷恨，妻是故意跟他作對的了。妻這樣成天出去打牌，真是豈有此理！他嘟囔着往外走，抱在奶媽手裏的小女孩「爸爸」「爸爸」地叫，都一聲兒沒有回答她。

今天他真是生着很大的氣，那一肚子的煩亂全堆在妻身上，以為都是妻的不好。她這樣成天出去打牌，孩子和家事老是丟在幾個女僕身上，一點都不管，何況她本來學的是產科，跟自己原是志同道合的伴侶，却不肯一起好好個行醫！梅醫生因

爲生氣得厲害，所以平時能原諒她的事，現在都覺得十分可恨了。可不是，妻接過三回生，三次都是失敗的！第一次的一個，應該說是極普通的平產，不過嬰孩生下來是氣閉，她却連這個平凡的方法都不懂，儘讓孩子擱在一旁，先料理產婦的事，等會兒再用人工方法使嬰孩呼吸，已經來不及了。第二次第三次都因爲一點小原因使產婦吃了虧。以後她無論怎樣不願再接生，而事實上也沒有人再來請教過，從此她便每日以打牌爲生了。

梅醫生獨自兒生了好一會氣，覺得儘看着這些小紅蟲在水裏泳，畢竟也太笑話，就設法拿起一個在顯微鏡下檢驗一番，雖說只是百倍的顯微鏡，已經看得很清楚。然而他仍舊得不到結果，他不能知道這小東西有沒有毒，或是有那一類毒質。他從嘴角邊拿下了煙捲，用力嘯一口氣，搖着頭嘆道：

「真是難懂的小東西！」

梅醫生雖不懂這小東西，却很懂得生意經的，他下午出診看兩個病人，都把紅

蟲做自己廣告，他告訴別人縣政府裏要他研究這東西，用方法殺滅它們，以重衛生。他說得過了分，幾乎把縣政府歌功頌德起來，也許他已經忘記自己曾抱怨過它咧。

「這倒是好事情。河水裏全是這種紅蟲，用明礬也不能使它們全沉下去，有許多總留在水裏的。這種髒東西吃下去呀，真容易出毛病。」一個圓臉孔的老太太熱心地說，那神氣還好像十分感謝他。

「對啊，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要想法殺滅它們！」接着梅醫生鄭鄭重重地說道：這種小紅蟲有一點毒質，傷人胃腸的，吃了它們，胃腸薄弱的人就容易生病。所以老太太你看，熱天時候，這種紅蟲一多，患吐瀉的人也就多了！」

他說得那麼有聲有色。非但隨口撒了一個謊，甚至把一切吐瀉的罪過，都推在紅蟲身上。梅醫生是最被一切太太小姐們歡迎的，他非但在配藥時候要她們先嘗一嘗味道，看病人是否要吃，如果不愛吃，他總是很客氣地立刻配過一瓶。譬如出診時候，爲病人診察之外，還得跟她們應酬幾句。要是碰到喜歡唸佛的太太，他就會說，

一個人生了病，若是本來喜歡唸佛的，也不妨靜着心唸唸佛，病也容易好！於是他又加了個註解：這是心理作用！一個人的病，在心理方面很有關係的。現在，他那隨便撒下的謊，果然，又使那位老太太十分感動。

『梅先生你這個話不錯，天一熱，吐瀉的病就多，怎麼不是這種小蟲作的怪！』
『縣政府裏要我說用什麼藥水殺滅它，譬如我說了出來，縣政府出了佈告，有幾個人家能照着做到！也只能由縣政府分段洒用罷了。所以我們無論什麼東西都煮得透一點就是。煮得厲害，危險也可以少得多！』他畢竟還有點虛心，話又說回來了。

另一家是一個年輕太太的痢疾，起先有點兒瀉，後來才變成痢疾的。於是梅醫生因了這個病，又跟男主人拉扯到紅蟲的事了。不過他的話並沒有剛才的活潑而肯定，頗有幾分矜持的神氣。

『這種近乎痢疾那樣的病，目下極流行。』他這樣提了個頭兒。『其實有許多

不能算痢疾，並沒有痢病的病菌，不過是一種普通的腸胃病。現在天氣熱，城河裏的水這樣瀾濁，自然容易生這種病的。」

「河水倒是一個問題，單看看河面上浮着的垃圾，就覺得這種水簡直不能下嚥。」

「而且水裏還有一種小蟲子那樣的紅蟲，據說潮小時，一團一團的多得厲害。所以縣政府要我檢驗一下，這東西有沒有毒質，可有什麼藥料殺滅它們。不過事實上要人們照辦也極困難。」梅醫生搖着頭，表示有點不屑幹這個事的樣子。「而且也不是根本辦法，最澈底的當然是疏濬城河，一方面還要住戶不把髒東西丟到河裏去。」

梅醫生現在不再跟剛才一樣，爲縣政府歌功頌德了。甚至跟那男主人談到前年疏濬城河的事，當局怎樣的糊塗，先後化了半年多，還沒將城河完全疏濬，而動工過的地方，也只掘到一尺來深，簡直跟沒開過差不多。否則河水裏的紅蟲爲什麼這

樣多呢。

兩人的話談得很投機。臨走時候，男主人非但送出大門，還帶着一臉親切的笑。他一路回去，心情也比較上半天獨個兒研究時候，平靜了一點。然而對於那小東西，心裏還把握不定，應該怎樣解說。這到底跟人家說應酬話不同，不能太隨便，要是給別人看出破綻來，豈不是……梅醫生又這樣顧慮着。自然是說它沒有毒最穩當，也最省事，如果說它是有毒的，那就有點麻煩，一定要說明有什麼毒，而且還要說明用什麼藥料可以殺滅它們。只要一想到這些，梅醫生的心就有點煩亂起來，便老想着那冊生物學的書了。他相信生物學的作者，一定能告訴他，這種紅蟲是歸在那一類中間的。

回到家裏，妻也剛巧回來，正在診察室付車錢。梅醫生一見她就要那雜物間的鑰匙。可是妻却嚙着嘴，沒回答他的話，把錢袋用力丟在桌上，生氣着道：

「今天又輸了三十塊錢，真不懂近來手氣這樣壞，連輸了八天！」

梅醫生看着她生氣模樣，就攔着要鑰匙的話，柔馴地說：

「手氣壞，過幾天再打，就會轉風的。」

「你倒真是——又想阻擋我打牌了！我却有點不信，等會兒還要去試它一試！」

梅醫生心頭一陣寒顫，他疼着花花綠綠的鈔票。不說別的，單就這七八天，妻已經輸掉二百多了。他雖是背着妻能獨個兒生她的氣，但一見她就不敢抱怨一句。說現在吧，他只希望她不再嘮叨什麼就好，今天再出去打一回牌，也儘可由她。

「那麼你把鑰匙先給我，我要立刻找一册緊要的書。」他裝作心平氣和的燃着一支煙。

「你搬出這種古董來幹什麼呀！難道臨時要讀起書來看病嗎？」

「對了，倒真是要臨時讀起書來呢！」梅醫生笑着，同時又把研究紅蟲的事說了一遍。

妻扭着腰走過去看看那碗水，「這東西，也值得找什麼書來看，隨便回答一下

好了，誰聽說吃了這紅蟲就會死的！她掏出一把鑰匙給她，又扭着腰向裏走了。

「要是回答錯了，那豈不是……」梅醫生苦着臉，望着那幾十個泳來泳去的紅蟲，覺得不知該怎樣才好！

窗口又吹進一陣五月的鬱風，吹散了他嘴裏噴出來的煙霧，可是他那煩亂的心情，更給這鬱風攪亂了。



文化生活出版社